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十三年

地獄信證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

N°192

2000 12-1943

P. Maiihæus Chen, S.I. (沈容齋)

DE INFERNO TESTIMONIA

6^a editio

上海主教惠重准

一千九百零一年初版
一千九百四十三年六版

耶穌會後學雲間沈則寬容齋譯

地狱信证目录

序	3
第一章 地狱公论	5
第二章 地狱显征	8
第三章 地狱恶人显形	14
第四章 不信地狱刚愎自欺	20
第五章 身到地狱方醒何用	25
第六章 地狱真道	27
第七章 地狱之刑	34
第八章 怕地狱救灵善法	58
第九章 地狱之思	62

序

序

人能清夜扪心。而无罪过。则无地狱可也。非无地狱。地狱不加于无罪也。苟有罪过。而第以惮改之故。虽日聚天下之口。日言地狱之无。地狱果可无哉。魔鬼自诱亚当犯罪以来。固无日不语吾人以无地狱者也。始则宽慰之。未必即下地狱。继则纵肆之。未必有地狱。地狱而无。魔鬼不魔鬼矣。魔鬼亦无事诱人矣。且人世以人治人。尚有赏罚。而谓至公至义之天主。顾漫然无赏罚。一听善恶是非之淆乱如此。是天主而不天主也。天主又何必救人。救人又何必受难。至语人曰。青葱之木且如此。腐朽之本将若何。以故圣贤之论。以为人既有罪。身前不地狱。身后必地狱。所谓身前地狱者。常念地狱之刑。奋然趋善。克己苦身。以避恶也。今世之刑。君子犹然怀之。永世之刑。而不知戒慎恐惧。如临如履。无罪欤。自欺欤。危邦不入。乱邦不居。此恒情也。龙蛇当道。兵革载途。行旅者闻之。断不敢贸然以进。而乃终日营营以积地狱之薪火。鼾睡其上。驰逐其旁。佚豫优游。可谓知乎哉。抑何不自爱之甚耶。德训篇云。救灵之始。始于畏主之威。作圣之基。基于敬主之怒。大哉经言。人苟心目中。日悬一地狱之刑。而念兹在兹。则虽丛集古今致命之苦于一身。而不以为苦。

序

惩前毖后。尚何补赎之可畏。身世之可恋。片时片刻之可弃捐而不惜。不其地狱之刑。而即为入德之门也欤。光绪二十七年。公元一九〇一年。春分后五日则宽书以自儆。

第一章 地狱公论

地狱信证一书，是耶稣会司铎斯顾拔所著。书中文理简净，篇章短少。大概是把史册所载实事引证，用来惊醒今世不信地狱之人，或信而不行之辈。他说地狱是信德道理中最可怕之一端，是一定不易，没有疑惑的。如同万物有主宰，天上有太阳一般。这地狱道理，吾主耶稣在世时，也曾亲口晓谕。讲过十五次，说的很清楚。圣经上记载的明明白白。而且地狱道理，印刻在人良心上，是万世不易的真实道理。所以不但是天主所默启的信德道理，就是依本性所知而论，也十分符合。因为自古以来，人都晓得有地狱。直至今世，普天之下，谁个百姓不晓得有地狱呢。虽然野蛮，也不至于汨没良心，全然不知有地狱。虽然拆教的人，与圣教会已经拆开，自立教门的，也不说没有地狱。虽然如德亚教人，钉死耶稣，不信他是天主的，也不说没有地狱。虽然回回教人，和外教人，也不说没有地狱。不过他们所论地狱，大有差误，不合圣教会信德道理罢了。可怜近世有一等人，自己发疯，要想超过古往今来万世的人，敢说没有地狱。还敢讥诮地狱道理，公然谈论。或者把地狱当作不实不情，大可疑惑的道理。那个单单讥诮地狱是信德道理的，我还可恕，因他可以推说不知。难道一

个万国九州共知共信的道理，他也可推说不知么。也敢说没有，也敢讥诮么。将来地狱之苦临身，恐怕要懊悔来不及了。那疑惑地狱道理的，不过推说这不是一定的道理，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圣教会的定论么。这是千真万确的，没有人可以相反的。你若疑惑这端道理，是你自信不差，万世的人倒都差了。可怜这等人连圣教会问答的道理都不知道，倒敢把教中超性的道理，私发议论。难道一个不识字的人，倒比一个念书人明白么。你可晓得，为什么这等人这样胆大，敢说这样狂话呢。我想他并无别意，不过要自己搪塞良心，为自己私欲的便宜。因为若果真没有地狱，可以放肆作恶，不怕什么了。若有了地狱，将来难逃此罚，便觉可怕的很了。因此昧了良心，千方百计的要把地狱抹煞。其实不过一个疑惑的念头，他便说定没有地狱。总而言之，大胆说这样话的，不过说他们信有地狱的，都是糊涂人，都不知道什么。因为身后之事，是解释不来的一个闷葫芦。没有死过的人，转世回来，作证有一个地狱的，所以我便不信。因为你不信有地狱，便没有地狱么。因为你喜欢没有地狱，地狱真便没有了么。这是如同强盗一般，他不信有监牢，国家便真的没有罚他的监牢么。他便可以逍遥法外，终不下这个牢狱里去么。你说身后之事，是一个不能解释的闷葫芦。我老实说你听，这个闷葫芦，已经被天主的默启，信德的道理，圣教的定论，人类良心的公论，早早解释清楚了。所以身后有地狱，如同世界有人类一般，没有疑惑的。若是地狱永刑有没有，果然有些疑惑。你只能推说，将来恐怕没有地狱，或说不是一定有地狱，

为此我不信。我请问你，比方有一个明白人在这里，为了一个恐怕有没有的疑心，因而不信其有，放肆犯罪。到了一日，果然自陷于地狱永苦。这是自投罗网，还算得是明白人么。倘若真是明白的，宁可信其有，防患于未然。过了一日，果然没有，于吾也无害。若是有的，我已防着，地狱也害不著我。所以圣奥斯定说，人说没有地狱，所以不信。至于我，今生宁愿信有地狱。若是到了身后，果然没有，我也无害。若是有的，我不是大便宜了么。这等人又说，从来没有死过的人转世来，告诉我们有地狱。难道没有死人复活来告诉，便真的没有地狱了么。照你的话，是地狱里的人，该出来教训我们地狱道理了。说这样糊涂话的人，是如同一个未见监牢的人，说国家没有罚犯人的监牢。若要他信，该是一个囚犯从监牢中出来告诉，他才相信。若是别人说有，此人虽是皇帝，他也不信。教友呀，你仔细想想，这个人可不是糊涂的很了么。你若真要晓得地狱果然有没有，不必地狱中人出来作证，天主的说话尽可作证了。因为天主亲口谕过，亲自把这端道理传给人类知道了。你说没有死过的人来说这话，可是真的没有么。不过你自己说，自己信罢了。你难道没有看过史鉴，没有念过圣人行实么。这些书上，所载的多少故事，要驳倒你哩。你还敢说没有么。我今且不讲耶稣自降灵薄复活死人的故事。我只把别的死而复活的几个故事，讲给你听。但是我所讲的故事，不论怎样真确，不是要专把这些故事，作证有地狱。因为这端信德道理，是天主默启，天主亲谕的，不必别的证据。我如今所以讲这些故事，不过要你懂

的更明白，信的更真切。

第二章 地狱显征

在前已说过地狱是信德道理，所以我们相信，专赖天主的圣言。但是天主仁慈无限，时常把地狱的刑罚，地狱的恶人，发显出来。使人也能目见耳闻，容易相信。这样的故事，圣教史册上，也载的不少。若是有着实证据，该如同国史所载一切事实，也该当一例相信。如今先讲圣方济各热罗尼莫在生，所行的一个圣迹。这个圣迹，是圣人将列圣品时，为圣部考准，有许多见证人立誓划押。因此巴克司铎写这圣人之传，也把这个故事录在传中。话说在一千七百零七年。圣人仿照意国风俗，时常在街市空场上，讲道劝人。一日在那波里城里一个空地上宣讲，所讲的是地狱道理。极说地狱酷刑，专等那怙恶不悛的罪人。当时有一个有名泼妇，他家恰在近场的处所，听的很明白。因为这样的道理，很刺他的良心。便心生戾恶，手里拿了一面铜锣，立在窗前，极力敲打。口里大呼小叫，带骂带诮的扰乱众人环听，阻挡圣人宣讲。圣人见了，高声向他道。妇人，你若忤逆天主圣宠，执意不肯改过，不出八日，天主必将罚你。那个妇人听了这话，不但不停，骂声更厉。众人见泼妇闹得如此无状，大家扫兴而散。过了八日，圣人又到这个空场上讲道。这回不比前回，那个屋门前窗也

不开，人也不见，不吵也不闹，都是静悄悄的。听讲的众人已聚在那里，都有骇然惊醒的颜色。都向圣人说，那个泼妇加大利纳，几点钟前忽然死了。圣人道，他死了么。这样说来，从前他不信有地狱，讥诮我们。如今该尝过地狱是什么了，我们都去问他。圣人回说这话的时候，面貌哀伤，声音激烈，明显他有天主的默启。众人也逆料此去必有圣迹，便一齐跟着圣人同去。一到门首，圣人便夺门先进，一脚跨入房中。众人随着观看，但见死人摆在房中，脸上用布遮着。圣人先自默求片刻，后把布揭开，唤他道。加大利纳，我命你告诉我们，现今你在那里。经此一唤，死妇果然抬起头来，睁开一双白眼，面色转红，明显一付凄惨失望的形状，哀声回道，在地狱里。说毕，便垂头卧倒，紧闭双目，面色转白，仍然死去，如前一样。后来有一个目睹这事的，向人说。当时我也在那里，亲闻死妇的言语。我见众人万分惊怕，我自己也觉惊恐的很。那时你惊我怕的光景，我却不能描摹，道其万一。且我每次经过这座房子门前，眼见这个窗户，便觉心惊肉跳，耳朵里如听加大利纳再说。我在地狱里，我在地狱里两句话。

天主降生后八百年，圣教史鉴上，记载一个小王，名字叫拉忒抱特。是日尔曼弗里藏部属，是和圣人务耳弗郎同时人。圣人劝他领洗进教，无奈总是延迟，不就领洗。一日圣人劝他，劝的急了。他便向圣人道，我不怕地狱。将来和我祖宗前王等，同在地狱里受苦，亦所情愿。况且领洗进教，日后还有工夫，迟些不妨，何必急的这么样呢。

圣人回道，陛下圣明，必知天主所赐的圣宠，是不可轻忽的。因为天主只许罪人赦罪之恩，确没有许他必有明日，所以赶紧的好。小王不听圣人的善劝，仍旧延迟不就领洗进教。一年之后，晓得别位圣人费里勃劳尔要来，便差一个大员请圣人到宫里去，给他付洗。圣人回道，你才起行，你的主子便死了。如今落了地狱。就在这夜里，我已看见他火索缠身，在地狱底里受苦。

圣方济各沙勿略，在日本国传教时，发了多少圣迹。其中最著名的，是在刚螯格西玛地方，复活了一个贵家的女千金。话说这位千金小姐，本是外教，年纪还轻，一病就死了。他的父亲亦是外教。见爱女病死，因而痛不欲生。虽有三亲六眷，都来安慰他，总是徒然。没有开丧入殓的先，有两个新教友也来看他。劝他去见圣方济各，求圣人复活他的女儿，圣人必能令死者复活。他虽没有进教，一听来言，便真心相信，便去求见。一见圣人，便双膝下跪，含泪含悲的求道。老夫只有一女，爱之如同珍宝，现在不幸死了。今儿特来求老师去复活他，一来救了他的性命，二来并救了老夫的性命。不然，老夫也活不成了。说了，放声大哭，哭的哀惨异常。圣人见他有信心，且痛哭的像泪人一般。慈心大恻，便和同伴，弗尔囊代士入内室，跪求天主。一会儿，便又出来，向他道。起来，回去罢，你的女儿已复活了。这外教人的来意，是要请圣人到家，在女儿床前祈求天主，命女儿复活。今见圣人自己不去，只教他回去，只说他女儿复活了。便把圣人的话，当作讥诮，

心中十分不快。岂知才出门，只走了几步，便有一个家人，欣然迎面而来，还没有到跟前，便叫唤道，你的女儿复活了。一忽儿，他的女儿自己也走上前来迎接。他眼见女儿果然复活，十分欢喜，彼此相抱了一会。随后女儿就把死而复活的事，讲给他父亲听道，小女气绝之后，便见两个魔鬼，状貌狰狞可怕。把我扯住，要推我到火坑里去。幸而有两个人走来，形容温和端雅。把我在魔鬼手中夺出，令我复活。他的父亲一听所言，料想这两个人，定是圣方济各和他的同伴弗尔囊代士。便引女儿，径到圣人跟前，感谢复活大恩。他的女儿一见他们两位，便大声叫道，这两位便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父女两个同时跪下，便求领洗，一同进教。

有耶稣会司铎，名字叫做伯尔纳多高耳那螯。在生很有圣德，于天主降生后一千六百十一年去世。在他的小传上，记载他平生修德立功，常常预备善终。因为要自己常记着死的一事，所以在他房内几上，供一个骷髅。使能触目惊心，修德行善，不敢懒惰。一日见了骷髅，心中忽然起念道。这个不要是恶人的头，是惹天主教怒的，我怕他如今还是天主的仇人。把这念头，心里转了一回，忙跪在天主台前，求天主默示道。如若此头的灵魂，今日果然在地狱火里烧，求天主全能，使这骷髅颤抖摇撼，明显他是地狱恶人。求还未毕，这个骷髅，不知怎么样的，果然摇撼不停，十分可怕。话说这位司铎，在生时，得着天主的恩，能知道人心里隐密之事。有时也能知道人死后，天主

所定的案。一日天主默启他知道，有一个少年人，在生无恶不作，累及父母忧伤，死后下了地狱。此人在生作恶万状，一日被仇人刺死。他的母亲眼见儿子被人杀害，悲伤之至。但一想到儿子的灵魂，更加伤心的很，眼泪直流。跑到这位司铎跟前，叩问儿子的灵魂究竟何如，能救得么。司铎见问，一言不答。待后有司铎的一个朋友，问道。这个妇人如此悲伤，跑来问你，为什么你不答应他呢。司铎回道，答他无益，徒然加他的悲伤。因为我在祈求的时候，天主早赐我眼见这个恶少的形容丑恶，无异地狱中人。

在葡萄牙国爱窝拉的大公学里，有一个耶稣会的助理修士，名字叫做安多尼贝来意拉。于天主降生后一千六百四十五年西历八月初一日去世。本会日记上，记载他死时的事，十分希奇。话说他于降生后一千五百九十九年进会，五年之后，在圣弥厄尔岛上，得了个重病。不多时候，便领临终圣事。因此众修士同在房中陪侍，同念善终经。一会儿，见他神色顿变，全身冰冷。像似气丝不续，已是死的了。不过细按胸前，似尚微有跳动，所以不敢把他殓葬埋。一连等了三日，细看他身上，也明显有臭坏的形迹。岂知到了第四日，忽儿张眼，呼吸灵通，开口说话。众人见了，明知有异。他的会长，是类斯炳男依拉，命他把三日中所见所闻写出来。他听命写道，初起我的灵魂还没有出肉身，便见圣祖依纳爵，还有几位同会的神父，早已去世升天的，伴着同来顾望会中害病的修士。看有哪个已经德备功全，可以献于天主的。当圣祖近我床前的时候，

我的心中觉的欢喜万分，我便想他要引我到天堂上去了。岂知他不引我去，只叮嘱我道，你要得这大大的福气，还有某样过失，先当悔改。那时我的灵魂，方离了肉身出去，便见有一群魔鬼，状貌都是狰狞可怕的很。一会儿狂奔乱跳，拥到我跟前，我吓的无处躲闪。同时我的护守天神，陪着我的主保圣人安多尼，从天上降来，把一群魔鬼赶散，请我跟他们去试试看，什么叫做永乐永苦。他们两个先引我到一永乐所在，在那里见有一个荣福花冠，十分奇妙。到底那时我无功劳，不能享这大荣大福。后来又引我到一口井边，一眼望去，深广无底。井中无数人，落在水火中煎熬。都紧紧挤在一处，无隙无缝。像似无数麦粒，放在大石磨子里，不停的推转。相压相磨，纷纷散落。地狱的火像石灰窑一般，火焰蓬蓬勃勃。有时火势忽然停息，如被火料重叠堆塞，一时闷住。霎时间，火焰往上直冲，但见火势更高更烈。后来又至公至义的判案台前，听座上有声，判我下炼狱。其中的痛苦，难说难描，世上无人能懂。所最苦的，心中狠愿享见天主，无奈苦于不能。末了儿，天主命我的灵魂和肉身再合。待复活起来了，全身腐烂，污血淋漓，烂肉零落。因为一连三日似死未死，那时肉身已经臭坏了，因此六个月痛苦不堪。虽然这样，还恨苦不满心。后来好了，自己大加克苦，凡长上所命的无一不做。这样克苦肉身，一连四十六年，昼夜不息，心中仍以为不足。因为他说，现在自己所受的苦，把那天主仁慈，所赏我亲眼看见，亲身尝试的苦，比较起来，实在比不得万分之一。后来为证自己三日中，所历的事，是真是

确。把天主所默启他葡萄牙国五十年后复兴的事，向会长细细叙述了一番。我敢说但见他复活后，一连四十六年克苦补赎，修德立功。这样殷勤不倦，这便是个真实凭据，可以不用别的证据了。

第三章 地狱恶人显形

圣人安多尼诺，是勿劳郎斯地方总主教。在自己所著书中，写一件事，十分可怕。这事大约出在一千四百五十年左右，大大的惊动意大利北方的教友。他说当时有一个贵家少年人，大约十六七岁。不幸告解时，瞒过了一个大罪，又去领圣体，因而犯了两个冒领圣事的大罪。以后心里很不放心，因此立意下主日去告解，定要把这三个大罪，告诉明白。岂知到了那时，仍不敢告。从此上主日推缓到下主日，上月推缓到下月，终究怕羞，不敢告明。到底自问良心，更觉不安。没法儿，便去守斋克苦，做大大的补赎。妄想把斋克之工，搪塞良心。岂知仍是徒劳，心中更觉碌乱。末了儿，竟立意离家修道，进了一个修道院。盼望在修道院中，弃绝了一概私情，自然容易办一个妥当告解。岂知大谬不然。因为院中会长和修士们，久闻他在世俗中，已是个守斋克苦的人，必是个有德少年，收他进会了，便敬他如圣人一般。他见了这般敬重的光景，一转念间，自心里想道。若把我的罪和盘托出，便是个大犯罪人，

与我的名望，有关非浅。因此更觉害羞，更怕明白告解。所以一日久，两日长，终是迟延不敢告。待至一年两年，三年四年之久，终不敢牢实告解。后来忽然得了个病症，十分沉重，想来这是一个办妥当神功的好机会了。他自己心里也想道，这次我要全全吐露真情，在死前办一个妥妥当当的总告解了。看来这次告解，原该牢牢实实，说的清清楚楚了。岂知竟把自己的罪，告的七曲八弯，连那听告的司铎，并不懂他要说什么。因念他平素是个热心克苦的好修士，谅没有什么大罪。又怜他病重软弱，所以一句也不问，即便念了赦罪经。但是病人自己心里明白，晓得很不妥当。立意明日再告解，办一个妥当神功。岂知不等到明日，就在这一夜顿时昏晕去了，随即绝气死了。死了之后，修院中人，都不知道他心病。所以都恭敬的很，视为圣人。待后事一切预备了，众修士前后护送，抬他的尸身到本院大堂，陈尸堂中。待明日一早做追思大弥撒，然后入殓埋葬。定时未到的先，管堂修士要去打钟，报于众人知道明日大殓。岂知那个已死的修士，忽然出现，身上有烧红的火链盘缠，全身着火。管堂修士见了，吓的双膝颤抖，站立不稳，忙即蹲在地上，双目望着他一言不发。他便开口道，你们不必为我祈求，我今落在地狱里了。直至永远，无法可救。因为我在生时，常常害羞，不敢在告解时把大罪说明。因此连连犯冒领圣事的罪。说毕不见，顿时满堂满院，都觉有异样的臭气。人人闻了，忙的掩鼻。院长见此大异，便问管堂修士。修士忙把所见所闻告诉了一番。院长和众修士，都说这样的人，不该按照圣教礼规

营葬。忙把他的尸身抬出堂外，另埋在一处。

主教舍贝尔写三桩奇事，和以上所记地狱恶人出现的故事，大同小异，不过更见真确。因为是他生时所见之事，并非数百年前的陈言宿语。第一桩是主教外祖父所遇的事。他说这桩事，出在降生后一千八百十二年前，俄国莫斯科城。那时我的外祖父伯爵，喀斯刀基纳，是莫斯科城的镇台，和伯爵将军凹尔老弗很知己。这位将军，果然英雄出众，但是他的恶心也是出众的。一日晚饭后，凹尔老弗和他的朋友某将军坐着闲谈，讥诮教中道理，讥评的最利害的是地狱。凹尔老弗道，我们虽说如此，倘生后果有地狱，怎么样呢。某将军道，我们两个中，谁先死的，便来告诉别个。这样好么。凹尔老弗道，此计极妙，我们就这样相约。说了，便大家发了重誓，言定决不失信。几个主日之后，法国和俄国启衅开战。法王拿破仑第一引兵来攻，俄国军兵预备迎战，某将军先得上令，赶紧统兵前去扼要镇守。那时他离莫斯科城已经二三个主日了。一日清晨，我的外祖正在房中梳洗，忽然房门撞开，滚进一个人来。睁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便是将军凹尔老弗。但见他身披贴肉单衣，脚拖无跟软鞋，头发直竖，两眼圆睁，面色潦白如死人一般。外祖便叫凹尔老弗，是你么。为什么此时赶来，为什么不穿外衣，为什么这般慌急，有什么事。伯爵凹尔老弗答应道，我的朋友，今日我想我发疯了，因为适才见了某将军。我的外祖问道，难道某将军回来了么。他回说还没有。说了这话，凹尔老弗便投身坑上，两手捧

了头，连连回道。没有没有，没有回来的，为此吓的我这样。我的外祖听了，一句也不懂，不知他要说什么。便温言柔语抚慰他道，请你慢慢说给我听，究竟你有什么事，才说的话，是要说什么。此时凹尔老弗才少定了神，抖战战的讲道。前不多时，我和某将军立誓，说我们两个中，谁个先死，便回来告诉别个，后世究竟有没有地狱。今儿早上，我平平安安躺在床上，虽然醒了多时，到底还没有起身。心里并不想着我的朋友某将军，忽然床帐大开，某将军离床大约两步，立在跟前。我见他面无生人之色，右手掩住前胸，向我道。果真有地狱的，我今在那里了。说毕，忽儿不见，所以我吓的便跑来告诉你。我想我已吓痴了，这真是可骇，我不知此事从何想起。我的外祖用尽法儿抚慰他道，恐怕是梦魇。或是平时见他不信教理，所以做这恶梦。世上原来有多少解释不出的奇事，还有多少无根无源的事。但这些事，若是英雄遇了，只可自壮其胆，不可过于怕惧。说了便教人备了一匹马，送他回营。待过了十日，或十二日之后，从某将军行营中，来了一个军报，内报多少军情重事。一件便报某将军一日清早，独自出营，偷勘敌营虚实。忽被一弹打来，弹透胸膈，登时毕命。算来那日那时，正是伯爵将军凹尔老弗受惊去见我外祖的时日，一点不差。

主教舍贝尔又讲第二故事道，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，有一位道高德懋的司铎，也是一个大修院的会长。把这故事讲给我听道，有一个贵家孀妇，年纪大约有四十来岁，

现在还活着。在一千八百四十七至四十八年冬里，在英国伦敦京城里住，那时大约二十九岁。本是大富出身，极爱世俗繁华。因此京中俊秀子弟，都和他往来。内中有一个少年贵人，来的格外殷勤，外观着实不雅。一个夜里，那孀妇睡不着，手里拿一本书，不知是什么小说，靠在床上闲看解闷，看了一会儿，耳闻壁上挂钟叮当作响，侧耳一听，已打一下钟了。明知夜已深了，便吹灭了灯，上床去睡觉。不知怎么样的，在黑暗中，眼见一点白光，像似半明不灭的灯光。从厅门口进来，渐渐分散房中，一刻多似一刻。大为惊异，不知什么东西，因此浑身颤抖。正在惊骇之间，明见厅门渐开，便见那个常来的少年贵人，进入房中。未及开言，已经站在他床前。便伸手向他左手脉窝里一把拿住，厉声打英国话语，向他道。地狱确有的。那时他觉的痛入骨髓，一时昏晕了去，大约一二刻钟。待苏醒了，便打铃唤日常服事他的老妈子来。他闻唤进来，一路闻着火焦的臭气。待走近床前，眼见主母脉窝烧伤，伤痕有一手掌大，皮肉都脱，筋骨尽露，嘴里说话含糊。又见从床前到厅门，一路花毡，有男人的足迹，毡面上烙有焦痕脚印。厅门外便没有足迹，并没有焦痕。明日一早，便得信。这贵人在这夜大约一点钟时候，酒醉了，倒在桌子底下。他的二爷们，忙把他抬入房中，就在他们手中气绝死了。这位会长道，以后不知道这妇人改过没有，不过知道他还活着。脉窝里常带一个纯金扁镯，终不解脱，用来遮人耳目。至于这事的原委。是这妇人的至亲，说给我听的。此人是个热心教友，不会说谎的。他在自己家里也

不敢传说这事，所以我也不能说明这妇人的姓名。

现在我把第三件恶人显形的故事，讲给你们听，也是主教舍贝尔所讲的。话说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圣母升天瞻礼前几日，在罗玛京中巡捕房左近，有一座妓馆。是比蒙人霸占罗玛时，一个乱党的妇人所设。许多妓女中间，有一个偶然伤了手，人便把他送到病院里去养伤。不知怎么样的，伤处忽然污烂，毒血攻心，就在那夜里死了。同时妓馆里的一个女子，忽然大声呼救，叫喊不停，闹的满屋皆醒。声传屋外，四邻闻声都受惊不少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以致巡捕房的人役，都来问询。询知这妓女，眼见往病院里去养伤的女子，忽然出见，全身着火。向他说自己已落地狱，倘你不愿和我一般受苦，快快回头改过，离开这个处所。旁人见他这般惊骇，百般劝慰说，这是一时梦魇，并非真有此事。况往病院里去的女子，不过手上微伤，怎就死了呢。岂知劝也徒然，总是狂惊乱跳。执意便要出去，不敢再留。弄的众人无法，天未大明，便放他出去。在馆的众妓女听了这个信息，吓得个个心惊肉跳，呆若木鸡。一忽儿病院里遣人报信说，那个伤手的女子，就在这半夜后死了，众妓女听了，更加害怕起来。正在忙乱间，鸩母忽然害起病来了。病势十分沉重，病人不题请医购药，便叫人去请司铎来，说明自己要领圣事。于是罗玛教务部，便遣拉乌拉地方本堂司铎，姓西唠里的，先受了圣部的指教，便往妓馆去听告解。听解之先，当着许多人证，命病人先认侮辱教皇的罪，并命他闭歇妓馆。病人一

一遵命，然后领告解圣体终傅圣事，很显谦逊悔罪之心。事毕，西崙里司铎便要告退，病人记起伤手女子暴亡出现的事，十分害怕，恳求道。我不久便要去世，万望司铎大发慈心，屈留一夜。扶助我临终，不致上魔鬼的挡。司铎因为天已夜深，不便在这里过夜。然而鉴他的苦心，勉强应允了。便唤巡捕两人，同来妓馆，以作见证。命他们把门关了，一同伴侍，直至病人绝气，方才一同告退。那时罗玛全城信友，都惊惶恐惧。惟有一班怙恶不悛之辈，不去查问这事的原委，是真是假。只管凭着一张花嘴，大家讥诮毁谤。然而一总热心教友，深自猛省，得益万分。

第四章 不信地狱刚愎自欺

世上有一班狂妄人，作恶肆无忌惮。开口闭口，总是讥诮圣教道理，连地狱也不信不怕。但这不过是一时嘴强，糊说罢了。至于自问良心，确只怕这一点。你若不信我的话，且把四桩事，讲给你听听。第一桩，话说降生后一千七百九十三年，在法国里昂地方，有一个横人，名字叫做高老代尔包亚，是个有名的凶恶人，在那里杀害了一千六百个人。六年之后，充发到加英地方，终身当苦役。在那里更加狂妄，诸凡圣道圣事，肆意百般毁谤。每见旁人行教中之事，虽然细小的很，如同打一圣号，呼一圣名，他必大加詈骂。一日瞥见一个兵丁，伸手打圣号，便骂他道。

畜生，你还信这些鬼祟鬼祟的事么。你该晓得所说天主和圣母，天堂和地狱，都是这些神父们捏造的故事，那里是有根有苗的呢。过不多时，那人害起病来了。一时痛入心肺，肠腑搅扰。只见他浑身火热，满面通红，两手乱招，双足乱跳，倒在床上，不停的翻翻滚滚。忽然大声叫渴求饮，忙抢一大瓶蜜酒，一口气自己灌了下去。顿时觉的五内皆烧，痛极了也呼天主圣母，要神父来救。旁侍的一兵听见了，忙问道。这确奇了，你要神父来做什么，难道你也怕地狱么。神父是你平日咒骂的，地狱是你常常讥笑的，平时何等口硬，如今到怎样怕起来呢。他先哼了一声，从直答应道。那时我口头不对心头，这叫做嘴硬骨头酥。说了这话，便喷血吐沫，一口气换不过来，顿时死了。

第二桩，出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。话说在巴黎京中，有一个领兵官。向来这个兵官冷淡的很，常日间把教规当作玩耍。一日偶然进圣母升天堂，这堂造在底于肋里地方，一个故王宫左近。一进堂，便见一位神父，傍着神工架子，跪在那里诵经。便起意要借办神工为名，戏弄圣事。便走上前去，叫声神父道，我要办神工，可以使得么。神父回道，好的很，我儿，你可放心告解。兵官道，但我是一个异样罪人。神父道，这不打紧。告解圣事，是为各样罪人的。兵官道，但是教中的事，我都不很相信如何。神父道，你口说不信，其实你信的更深。你说如此，不过是自谦之词。兵官道，你说我信，我说我不但不信，且说凡教中之事，都是笑话。说毕，付之一笑。神父见他如此，明知此

人说话，有些蹊跷。料想他是为弄巧取笑而来，心中必不怀好意，便向他微笑道，你说教中之事，都是笑话，不但讥笑圣教，却也是讥笑我了。兵官微笑不答。神父道，你既不是真心告解，今且不说告解的话，我们两伙就在这里，略谈片刻如何。我平生素爱营伍中人，且见尊驾少年英俊，更觉企慕，不知现在官居何职。兵官道，现任副百总。神父道，后来怎么样。兵官道。后来少则二三年，多则三四年，便升正百总。神父道，后来呢。兵官道，后来升千总。神父道，那时尊庚几多了。兵官道，那时大约少则四十岁，多至四十五岁。神父道，此后如何呢。兵官道，此后可升协镇。神父道，后来呢。兵官道，后来可升提督，神父道，后来呢。兵官道，后来望升将军主帅。神父道，后来呢。兵官道，后来可封王封侯。然而这我不敢奢望。神父道，这果然难望。然而依尊驾的才能，或者也到此荣位。后来难道不想娶亲么。兵官道，后来得了高官厚禄，自然要娶亲的。神父道，一日你娶了侯门贵女，又做了本国大官，后来究竟怎么样呢。兵官道，后来怎么样，我却不能知道了。神父道，这也希奇。你会说会笑，到如今看来，样样知道。至于后来究竟怎么样，却说不知道。既如此，我牢实告诉你，我倒知道的。后来你要死，死后你要受天主的审判。倘你常常如此，不肯改过，将受天主的严罚，将落地狱，永远在火里烧。这是你后来的究竟。兵官听了这一翻言语，弄的没趣的很。正想离了神工架子，脱身而走，又听神父道。且请少待，我还有一言奉告。你今日来此，把我作玩意儿。你是一个体面的人，照营伍之例，侮慢了

人，该自服礼赔罪，不怕害羞，才算英雄。如今我不和你说话凭理，只请你从此别去，一连八日，每夜睡觉的先，自向自己说。将有一日，我必要死，然而这不是笑话。死后必要受审判，然而这不是笑话。审判之后必要受罚，然而这不是笑话。受罚之后，必要下永火地狱里去烧，然而这也不是笑话。这个就算赔礼的法子，为你一定不难。请你立个重誓，许下去后必做。兵官听了这些话，弄的更加没趣。只想快快脱身，所以便一口应承了。神父道，你既肯这样赔礼，我们如今仍修旧好，以后还是一样你恭我敬。请返驾罢。但是俗谚说的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万勿忘了今朝之誓。不然，不算英雄义侠。那个兵官听了返驾的话，如同得了一道赦书，急忙起身，出堂回营去了。一路垂头丧气，自思自想道。我要做弄人，反到撞了一鼻子的灰，真真晦气，回到自己营里，办了些营中公事，一转眼间，天已晚了。晚饭毕，各人进房去睡。他一到了床上，便想起所许的话，不敢背盟失信，败营伍中义侠之名，便自向自己说。我必要死，我必要审判，我必受罚，我必下地狱，然而不敢说这是笑话。这样夜夜践约，待过了八日，再进圣母升天堂，径往神工架子上跪着，求告解。这次告解确真心切悔，不像从前了。告解后，满面流泪，心中告慰，说不出心里的欢喜。

第三桩，有一个年轻女子，名字叫做儒里爱忒。不守闺中之范，言语行为，都不端之至。见不得教中之事，听不得圣教道理。偶然听见了，便出口狂骂，百般戏笑。一

日有人向他说，儒里爱忒，你这样做去，将来不得好死。天主耐足了，必定降罚。他昂然回道，我不管这些事。你看见谁个死了去，还回来告诉人，后世所遇的事的。过了八日，人见他僵卧床上，早没有生人气息。都想他已经死了，便备办棺材，入殓埋葬。明日有人去埋葬别人，就在儒里爱忒的旁边，另挖一坑。挖不多时，听见坑里有声响，像似人在棺中鼓击的模样。再侧着头细听，果然有人在棺中哀声呼救，声音含糊不清。便去报知保长。同时保长来验明了，便叫人发塚开棺，把衣衾揭去，众见儒里爱忒头面染血，头发蓬松。有人把手摸他心窝，看还有起息没有。儒里爱忒忽然大叹一声，如同闭了气，才转气的一般。随后便睁开两眼，勉强挣扎了起来，含泪含悲的说道。吾主，吾天主，我感谢尔。旁人忙把些东西给他吃，顿觉精神复元，接着说道。我在坟墓里苏醒了，明明知道自己被人活埋了，就大声呼救。想要打破棺材，把头撞棺墙，撞了多时，无人来救。叫唤明知无益，那时我见死在眼前，可怕的很。但肉身之死虽怕，总还过得。至于灵魂之死，是永远的，如何过去。我明知此去，便要受应得之罚，于是大声哀求天主垂怜。正在苦求时，我又昏晕了去。直到现在，方才醒来，幸而还在人世。说到此处，泪如雨下，大哭道。仁慈之主呀，罪人一生侮辱信德道理，所以受罚。但此次虽说罚我，实是仁慈待我，因为我今痛悔改过了。

第四桩，凡说没有地狱的，不久便该承认有的，然而来不及了。如同尼伦勃尔神父在自己书上，所讲的一个故

事便是证据。他说有个坏教友，生平无恶不作。信德全失，不信天主，不信天堂地狱。他的妻子，是一个有德行的妇人。见丈夫如此行事，十分忧闷。因此常把地狱道理，恳恳切切的劝他，望他回头改过。岂知他的丈夫全然不睬。若是劝急了，他便两目圆睁，怒喝道。请你放心罢，没有地狱的。一日，不知怎么样的，他的妻子见他直僵僵的，躺在床上死了，手里执着一张纸，纸上大书，现在我却晓得，地狱是有的了。

第五章 身到地狱方醒何用

恶人久被世俗蒙蔽了，如同睡着的一般。所以他们作恶，肆无忌惮，像似没得地狱的。倘正在得意快乐场中，忽然遭了一个天崩地裂的奇祸，忽然遭难死了，忽然下了地狱。到那时才惊醒，来不及了。如今我讲三个奇祸，给你们听听。可知世人在生，若不肯改恶从善，将来都是这样结果的。第一个，是在斯密尔纳地方的一咖啡馆内，馆名基瓦岛。话说这个咖啡馆造在海中，房基是大桩木支撑的。内有戏台一座，客座很多，都是装潢的十分精致。初起是新造的，果然坚固的很。然而经年累月，日夜被海浪冲打，桩木渐渐摇动，渐渐剥落。房东馆主，都不在意。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二月十一日夜里，十点钟时，众人照常往馆里去喝茶看戏，大约有看客二百名。正在锣鼓喧

天，众人喝采道好的时候，忽然豁拉一声，台倾屋倒。众人来不及逃避，一齐大呼小叫，乱哄哄的滚入水中去了，一个也逃不出来。你看这个猝然奇祸，为这些欢喜游玩的人，是如何可怕的。我牢实告诉你听，有一个更可怕的奇祸，等着那些爱世俗的罪人。将有一日，罪人正在光荣富贵之中，逍遥自在，忽然天主命到，双目一闭，两手一伸，一口气换不过来。便见自己陷下地狱，永火焚烧，不停不息，那不是更可怕的么。

第二个奇祸，在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西历四月之交。有一个大海船。在加拿大海，近哈利法格城，天已夜深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。忽然风浪大作，把船颠簸的舵工无力把持，触礁而沉。船上共九百五十八人，同时落水，淹死七百名，这些人当船触礁时，大半都在睡乡。顷刻之间，沉至海底，满舱是水。待他们在水中惊觉，已经嗑饱了水。虽然乱翻乱滚，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这个奇祸，果然可怕。但为世上恶人，有更可怕的。因为他们不是忽然沉至大海底里，竟是忽然沉至地狱底里。

第三个奇祸，是在一千八百七十九年，西历十二月二十八日。话说对依勃里忒地方，火轮车从伦敦铁路，到爱丁堡，该过对依河相近洞代地方。那里有铁桥一座，架在河上。这桥有四五里长，是多少铁瓮子接联而成的。这日起了一个大风暴，一时狂浪掀天，把这桥横冲直打，足足打了一日。把那桥墩的瓮子，打倒了几个。待至黄昏七点半钟，天已昏暗，路无行人。一忽儿火车到了。驾车

的不知就里，照常冲过桥去。不料冲到那头，桥堍和桥瓮已经坍了多少，一煞眼时，落空而下，人和车都堕入水中去了。这个猝然之变，生死之关，不是可怕的很么。然而一个恶人，猝然下地狱，更加可怕哩。

第六章 地狱真道

有一个地狱，是真实的。因为吾主耶稣在世时，也曾亲口讲过，他说为了恶表的缘故。世界上人，真是可怜的很，那恶表果然必定有的。但谁立恶表的，这个人真正可怜。为此之故，倘你的手足立恶表，都该割去，还该远远的抛他在一边。宁可残废羸足得常生，不可手足双全落永火之中。倘你眼睛立恶表，该挖了他，还该远远的抛他在一边。宁可独眼得常生，不可双目落地狱火中。这几句话，见玛窦圣史十八章，七节。耶稣道，谁能处死你的身子，不能杀你灵魂的，不必怕他。谁能把你的身子和灵魂，打落地狱里的，这才该怕。这话见玛窦圣史十章，二十八节。耶稣道，那个富人也死了，他落了地狱。在那里受苦刑时，一睁眼，远远望见辣匝禄在亚巴郎怀中，便高声说道，吾祖亚巴郎矜怜我。求你打发辣匝禄下来，把指尖沾一滴水，凉凉我的舌，因为我在火里煎熬不过。这个故事，见路加圣史十六章，二十二节。耶稣道，那时审判的主子，向在左边的人说。你们可恶可咒的恶人，远离我，往永火里去

罢。这个火，本是为魔鬼和恶人预备的。这句话，见玛竇圣史二十五章，四十一节。耶稣道，有多少人从东方西方来，在天国里得高位。那本国之子，反落在黑暗地狱中。在那里只有咬牙切齿，哀号痛哭之苦。这几句话，见玛竇圣史八章，十一节。耶稣道，有一个君王闯进华堂，见一个人不穿礼服，向他道。我的朋友，怎么没有礼服，进到这里来。这人语塞不答，于是王向役人道。把他的手足扎缚起来，丢他在外头暗监里，在那里尽他受哀哭切齿之苦。这个譬喻，见玛竇圣史二十二章，十一节。耶稣道，把这无用之仆，投在外头暗监里，在那里他要受痛哭切齿之苦。这话见玛竇圣史二十五章，三十节。耶稣道。我告诉你，凡人怒责他的兄弟，该受狱官的判断。凡骂人狂妄的，该受地狱火烧。这话见玛竇圣史五章，二十二节。耶稣道，人子要打发自己的天神去，把立恶表，犯不义的人，从本国搜出来，投在火窑里，在那里将受痛哭切齿的苦。这话见玛竇圣史十三章，四十一节。耶稣道，倘你的手立恶表害你，砍了他。为你宁可独手得常生，不可双手下地狱，往不息的火里去。在那里，咬你良心的虫终不死，火也不息。倘你的足，立恶表害你，砍了他。为你宁可独脚得常生，不可双脚投在地狱不息的火里去。在那里，咬你良心的虫终不死，火也终不能息。倘你的目，立恶表害你，挖了他。为你宁可独目进天主之国，不可双目投于地狱火中。在那里，咬你良心的虫终不死，火也终不能息。这一段言语，见玛尔谷圣史九章，四十二节。耶稣道，凡树不结好果子的，将必砍了投在火里。这话见玛竇圣史七章，十九

节。耶稣道，吾是葡萄树，你们是葡萄枝。谁个和我结合的，我也和他结合，将结许多果子。谁个不和我结合的，将必抛在外头。如同无用的枝子，待他干枯了，人去拾来放在火里烧。这个譬喻，见若望圣史十五章，五节。耶稣道，日路撒冷女子，你们不要哭我，当哭你们自己，且哭你们的子孙。因为将来有一日，人将向高山说，你们倒下来压死我们罢。也向小山说，你们倒下来掩盖我们罢。因为那树木青翠的，尚且如此待他。那树木干枯的，将如何待他呢。这就是说那罪人如同枯枝一般，判定要烧的，将来如何呢。这几句话，见路加圣史二十三章，三十一节。圣若翰道，那斧子已经架在树根上，砍将下来了。凡树不结好果子的，将砍下来，放在火里。圣若翰又道，他手里拿簸箕，把场上的麦禾簸扬。把净麦藏在仓里，把柴草投在不灭的火里烧。这两节圣经，见玛竇圣史三章，十节。领魔鬼印号，或敬他邪像，凡从魔鬼和伪先知诱惑的，都要活投在火焰硫磺池中。在那里日夜受刑，至于世之世。凡人不录于常生册的，都投于火池之中。这几句话，见若望默照经十九章，二十节。以上所说的，都是圣经上天主的话，可知地狱是凿凿有证的。所以你若疑惑地狱，是疑惑永不能差的天主言语。这是你听信肆无忌惮的人，反不听永不能差的圣教会。圣教会教训人说有地狱，那肆无忌惮的人说没有地狱。你倒信这些人，不信圣教会么。

从前有一个罗玛贵人，品行端方，众所推重，名字叫爱米略斯加阿禄。被一个没有信德，没有品行的人。名

字叫瓦罗斯诬告了。贵人在众百姓前开言道，你们都认得瓦罗斯，也认得我，瓦罗斯说我犯了罪案，被他所告，但是我自证无罪。所以瓦罗斯说是的，我却说非，你们信谁的言语。众百姓听了，都拍手道。我们信你的言语。于是原告瓦罗斯默无一言，垂头丧气而去。一个贵人的话，比一个无赖的话，照理更该听信。如今一个至尊至贵天主的话，你们倒不听信么。

还有一个恶人，在众人前大言不惭，夸说不信地狱。众人中有一个听了不服，便开言道。先生长篇大套，夸说不信地狱。但是世上君王，都有监牢，罚犯法的逆民。怎么一个天主，一个万王之王，倒没有地狱，罚犯诫的恶人，这确是什么道理，烦你详解详解。这个恶人语塞，一时回对不出。

凡人说没有地狱的，如同强盗贼子，说没有衙门牢狱的一般。比方见一个强盗犯案，便吓他道。你小心防着，人要拿你到衙门里去，收拾你了。将来十年常监是稳的了。他骂道，混账东西，谁告诉你有衙门，有牢狱呢。你可晓得，这都是哄人的话。正在骂的高兴，一个差人走上前来，把练子套在颈上，拉他到衙门里去了。那不信地狱的人，将来也有一日，天主的义怒发了，把他下在地狱里。到了那时，悔之无及，不得不然的，要认地狱是有的了。

那不信地狱的人，如同的亚非里加的鸢鸟。这个鸟，生性糊涂，见了猎户来追他，便把头钻入沙中，全身露在沙外。因为埋头在内不见一人一物，便自以为妥当万分了。

岂知那猎户，正好望着他，架枪开机，照准了一枪放去。澎的一声，把他打倒了，他才伸头睁眼要逃走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世上罪人，也是这样，一生埋头在世俗之中，只顾眼前功名富贵，不顾身后永赏永罚。自信后世没有地狱所以并不畏惧。待寿限到了，死便临头。那时一尝了地狱的苦味儿，才知自己上挡，懊悔不及。

这地狱的道理，先有天主亲谕，还有理性可证，所以是一定不易的。虽然那裂教，把圣教道理，革除删改了多少，至于地狱一端，大概不敢轻动一动。一日两个裂教人，劝一个圣教中妇人，入他们的教。妇人回道，先生你们果然另立了一个教，把斋期告解炼狱等，擅自改掉，可惜你们把地狱仍旧留着。你们若把这端道理，也一笔钩销了，我便进你们的教。不然我怕地狱，深恐和你们同教了，将来同下地狱。你们中果然也有一等肆无忌惮的，敢把地狱抛在胸后，然不过说不信地狱。究竟这一句话，不足把地狱钩销。因为你不信地狱，不是就没有地狱了。

又有两个恶少年，进一个隐修房中。定睛一望，眼见四壁萧条。见室中放着毛刺刺的棕衣棕垫，苦带苦鞭，都是克苦之具。他们两个冷笑一声，问道。这为什么用的，为什么你这样自苦自己呢。隐修人道，是为立些功劳，来得天堂之福的。他们又微笑道，倘死后一点儿没有什么，你不是上挡么。隐修人听了，心里狠可怜他们，便蔼然可亲的回言道。倘死后有些什么，你们不是比我更上挡么。

在荷兰国有一个少年人，本是老教友人家，因为看了

多少不正经的书，看偏了心，竟把书中所言的件件当真。从此糊作妄为，肆无忌惮，竟把信德都失了。家中人见如此不守本分，弄的个个垂头丧气，忧苦不堪。至于他的母亲，更加悲伤。屡次掉泪苦劝，他竟全然不睬。一日母亲劝他到一个修院里去做避静，他逆不过母亲之命，便勉强去做。背着母亲，便向旁人说。我去是为歇歇力，吃两三日平安粥饭。多吃几根卷子烟，解解厌。其余闲时，打个盹儿罢了。那里有心情去蹙着眉儿，用心避静呢。到了避静日期，果然进去，随着众人一同进堂念经听道。但是不过如同应卯充数，同出同进，走走罢了。至于所讲道理，自己却并不留心。一次听讲地狱道理，听了出来，仍回房里，仍吃他的烟，不把道理放在心上。正在一呼一吸，吃的烟雾腾腾的时候，忽然心里起了一个念头。自向自己道，适才所讲地狱的道理，不知是否真实。倘所说是真的，是真有一个地狱的，明明是为我的，将来我是逃不脱的了。至于没有地狱的话，究竟我也不知，我又没有一个真凭实据。不过我想恐怕没有地狱，却不是着实的。然则我所依恃的，不过那恐怕两个字儿。为了这两个字，妄想没有地狱，便放肆作恶，害我自己，往永火里去烧，我却犯不着。倘世上果有这样糊涂大胆的人，只好随他去糊闹罢了。我倒还有些主意哩，不敢去效法他。想了一会儿，便跪着祈求。天主的圣宠，便进他的心里。从前的疑惑，一时尽释，从此改过自新了。

又有一个故事。据说写这故事的人，是个言而有信的。

话说当时有两个同乡少年人，都是大家子弟，所以也隐其名。现在暂借假名姓称他们，一个叫做安热纳，一个叫做亚立山。两个同在一个国家公学中攻书，是同窗契友。后来各人出了公学，各务各事去了。安热纳归去治家，平日欢喜行些善事，所以进了圣味增爵济贫会。每主日是挈着会友，分发哀矜。亚立山志切功名，投了营，作进身之计，后来果然升了都司。在营里数年，十分荒唐，把信德也失了。一日告假还乡。到家后便去会会契友安热纳。两个久别重逢，如同见了亲人一般，便握手相庆。把别来的光景，叙谈了多时。安热纳道，我友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恕弟暂时告别。亚立山道，要到那里去。有什么正经，少待片时不打紧么。安热纳道。即刻堂中行圣体降福礼，兄弟先去望降福，后来要和济贫会友会议。亚立山道，安热纳，你到了这样年纪，看来终是不改，还是这样婆婆妈妈的心肠。天堂地狱的话儿，都是人凭空捏造的异端谎话，切不可再信。安热纳道，这些信德道理，我和你从小一块儿学习，都是有根有苗，千真万确的。你如今怎么就变了心，说这样糊涂话。亚立山道，我已说了，这都是空中楼阁，凭人说说罢了，我如今再不上当了。倘果然有地狱的，我今朝便愿去亲自尝尝。不然，你跟我来，大家欢欢喜喜的去看一台戏罢，何苦去跪膝巴儿呢。安热纳见他说的如此无状，便回道。这是凭你自主罢了，兄弟却不敢从命。但是小心防着呀，莫触了天主的圣怒。安热纳劝了他一番，无如像似聋子一般，听如不听。没奈何，只得暂时告别。就在这日夜里，安热纳已经上床睡了，有人来打门唤醒他道。快

请起来，快往亚立山那里去。因为人把他从戏场上抬回，已经不省人事，只是乱叫乱闹。安热纳连忙披衣起来，拔关启门，跟着来人奔到亚立山床前。见他在床上乱翻乱滚，口里吐了一嘴的白沫。睁着双目，游视众人。一见了安热纳，大声叫道。安热纳你说有地狱，说的不差，果真有的，我要往那里去了。我想如今已下地狱了，因为那烦恼忧愁切齿痛恨，一时填满心中，无法可治，这不是地狱之刑么。安热纳把好话儿百般劝慰他，不但徒然，更使他狂骂狂叫，侮辱天主。到末了儿，忽然把臂上的肉咬了一口，连肉带血向人喷去。把安热纳和他的母亲及姊妹们，都喷了一脸。正在这般狂怒之时，顿时气绝死了。他的母亲，见儿子死的如此惨然可怕，心苦的渐渐成病死了。他的两个姊妹，也都弃家修道。安热纳离俗精修。两家都是富贵双全的，因为要躲避地狱之苦，都把家业全全丢掉，甘心情愿往修院里苦修。

第七章 地狱之刑

圣经上要示人地狱之刑，往往说是极恶火刑。所以称他为硫磺火焰的池，或称为火焰之狱，或称永火，或称旺火之窑，窑火常烧不灭。这多名称，终不离一火字。但这火不是世间凡火可比，其力无穷，实是天主公义所燃的火。可怜呀，倘有一日，你要在这样永火之中，我问你如何受

得。先知依撒衣亚说，你们中，谁能居住在这猛火之中，谁能受得这永火的焚烧。如今且讲两个故事，以征地狱之火。

一千六百零四年，在布鲁塞尔城里，有一个地狱恶人出现。这件事是致命真福里蝦尔所述。据说他为了这件事，才进圣方济各会修道。当时有亚特里英里来阿斯，把这故事收入自己所著书中。后来圣亚尔方骚利高烈也把这个故事，载入自己所著的圣书中。照圣方济各会日记，也记载这事。话说一千六百四年，布鲁塞尔城里，有两个少年学生，不务读书正业，只去寻花问柳，嫖赌逍遥。一夜搭伴同进一个妓院，过了多时，一个先回寓处。到了房中，便想脱衣就寝。忽然记起日日习念的几遍亚物玛利亚，为敬圣母的，未曾诵念。因为那时身体疲倦，被睡魔逼迫，像似念不成功的了。虽然如此，仍自发奋跪着恭念，不敢或忽。待念完了，忙即上床睡了。正在熟睡时，忽闻打门，声如擂鼓。及至睁眼一看，见房门依然如旧。却见他的窗友在床前立着，形容大变，面貌丑恶。忙问道，你是谁。窗友回道，怎么，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么。他道，认是认得的，不知为何你变的如此丑恶，可怕的像魔鬼一般。窗友道，可怜我呀，天主已罚我下了地狱。他道，这什么话呢，我却不懂。窗友道，我才出妓院，便有一个魔鬼扑上身来。猛向颈脖上一把，将我扼死，现在我的尸身，还在街上躺着。我的灵魂，已在地狱里了。你该知道，你本该同我受一样的罚。幸亏你先念了圣母经，得着圣母保佑，宽免了

你。今日你若知善用我受罚的榜样，和圣母的特恩，你真侥幸的很了。说毕，把胸前衣服拉开，显出满怀里烟火蓬蓬勃勃，毒蛇拥拥挤挤，可怕的很。一忽儿不见了。此时少年人，心中感激圣母保护之恩，一时泪落如雨，伏倒地上，拜谢圣母。正在踌躇以后当如何改弦易辙，耳边忽闻院中晨钟报晓，便知天主叫他到那里去修道，补赎一生之罪。待天一大明，便起身到修院里去，见院长神父，求他收录。院长知他一生不端，不敢答应。待他把夜间所遇之事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一遍，方始相信。同时便打发两个修士，到所指的街上，察看实情。果见被罚的恶人，在那里直僵僵的躺着，全身乌焦，无异黑炭。两人见事真实，立刻回来复命。院长听了，方准收录，列入修士之数。他一进了会，便兴工补赎，翻然大改，做众修士的表率。后来这件奇事，传扬各处，众人听了，都觉毛发悚然，有多少人因此弃家修道。真福里蝦尔也因此惊醒，进了方济各会。后到日本去传教，致命升天。教化皇庇护第九位，把他列入了真福之品。

话说一千五百九十年，美洲秘鲁国相近，太平洋的海埠，里玛地方，有一家教友。家主有三个丫头，内中一个，名叫玛尔大，大约十六岁。初起到还热心，后来渐渐冷淡，经言缺少，举止轻狂，欢喜打扮卖俏。一日患起病来，病很沉重。主母就叫他领临终圣事，以防不测。领时不但不显热心，且含笑告诉同伴道，我适才告解了。但我的一生罪过，并未向神父说全。同伴听了这话，大为叱异，忙去

告知主母。主母忙来再三劝导，劝他再办妥当告解。病人听了半晌，似有悔改之心，便答应再告。告解后不多时，便呜呼死了。说也希奇，刚才气绝，众人便觉尸臭非凡，弄的人人叫臭，个个掩鼻。家主母命人忙即入殓。也不敢停柩室中，立即抬出，放在一个凉棚底下。那里恰好有只看家防夜的狗子卧着，一闻尸臭，初起不过狺狺吠哭，一忽儿便狂叫不停，如同挨了打，见了什么鬼怪的一般。家主母明知有些古怪，忙命出材掩埋。埋葬之后，照本处风俗，晚上在露天用膳。席间，忽然一块石头从空堕下，打的台桌激动，以致席上杯盘跳跃，到底一只不碎。那夜一个丫头，向本和玛尔大同房的，仍往这房里去住宿。睡至夜半，忽闻房中作响，台桌椅凳和床褥平地，都摇撼不止，如同地震一般。次日夜间，他便不敢往这房里去睡，主母命别个丫头去睡。夜间一样作响，可怕的很。于是第三夜，命两个丫头同宿，在这房里，互相陪伴，壮些胆气，以便验明这事的究竟，看是什么东西在作怪。这夜两个丫头，一齐醒着等候，看有什么动静。忽然已死的玛尔大出见，眼见他全身着火，形容丑恶不堪。又听他说道，我奉天主命，特来告诉你们知道，我今受判罚下地狱。因为犯了多少邪淫之罪，这罪到死没有告解。虽然两次告解，到底都是冒告。烦你们把我的话，传给众人知道，教他们看了我这样害灵惹祸，罚下地狱，以后他们便知警戒了。以上所讲故事，是耶稣会神父玛尔定代尔利奥所述。本会日记上，也记载了这事。

所说地狱的火，是实实在在的。犹如世上的火，一样可以焚烧，不过其功是无穷的。圣奥斯定说，地狱里焚烧恶人的，和炼狱里磨炼善人的，是一样的火。照圣人的意思，地狱的火，是实实在在的，不是有名无实的。但看舍利贝尔书中所述故事，便知道了。他道，一千八百七十年，西历四月间，我在意国福利乌地方。那里有一个方济各会女修院，我到那里去谒见女院长。他引我去看一个乌黑手印。是印在一扇门板上的。我也伸手摸过，果然是一个烙焦的手印。看了之后，那个女院长为我述这事的缘起道。一千八百五十九年，西历十一月初四日，我们院里有一个修女，忽然中风而死。名字叫德肋撒者斯大，是高尔斯地方人，生于一千七百九十七年，于一千八百二十六年，西二月间进会，常在院中管理初学修女，兼管修女衣服。死后十二日，西十一月初六，女院长命修女亚纳费里西斯代理一切。一日他上楼到衣服房里去，找什么东西。将要进房门，门外便听有人在房里叹气。虽然起初有些怕惧，到底仍旧闯进房门。四周一瞧，明见没有什么人在内，然而叹气之声，更加听的清明，他便吓的昏晕去了，口中连呼耶稣玛利亚圣名，同时耳中又闻说。奥，吾天主，我受苦的狠。亚纳此时明认是已亡修女，德肋撒的声音。又见房中满屋都是浓烟，烟中德肋撒现形。上前走到门口，大声说道，这是天主仁慈之证，命我出见。说了这话，伸手向门板上一击，门板上便印个右手乌焦的形迹，一忽儿德肋撒便敛形收迹不见了，修女亚纳此时吓的已像半死的人，便大声叫唤。当时有一个修女，闻声便跑来看视。后来一

个多似一个，以致合院修女，都奔到那里，都觉一股乌焦气味。亚纳修女便把适才所见，告知众修女。众女忙近门前细细察看，果见手印。明知是德肋撒的手，因为他的手比众小些。众修女见了，都是害怕的很，都跑到堂里去，为已亡德肋撒念经求天主，并代做补赎。明日早晨，都为他领圣体。这个奇事，一忽儿工夫，通城都传遍。合城多少修士修女，都为德肋撒代求天主，赦免炼狱之苦。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晚上，亚纳修女进房去睡，同时见有一个光球，见在他跟前。此时房中光明，如同白昼。又听德肋撒欢声说道，我在瞻礼六耶稣受难日死的，今儿升天去享福，也是瞻礼六。你们在世，该当勇往直前，背负十字架，并忍贫穷之苦。末后与众人作别道，请了，后会有期。说毕，光球变了一朵淡云，光明无比，冉冉上升，一忽儿不见了。城内的主教，和通城的官长，知道这事。便会同了，一齐往德肋撒坟墓上去，命人发塚开棺，验他的手，看和门上的乌焦手印，对与不对。细验之后，果见死女之手掌和手印，两两相对，若合符节。于是本城主教，便命把藏衣房封锁，以示敬畏，以传后世。炼狱的火，犹且如此，何况地狱的火呢。

又圣伯多禄达弥盎讲一个故事道，有一个富人，生平骄奢淫逸，不守教规。虽有热心教友，屡次劝他回头。不然，怕遭天主教怒，将来不免如圣经上所说的富人，受一样的罚。他竟两只手塞了耳朵，如同没有听见的一般。一日果然害病死了。当时有一位隐修士，受了天主的默照，

见这富人，落在一个火池里。那个火池，大的如同海洋一般。他在火中狂叫，拚命的乱翻乱滚，望想扒到火池边去，可以上岸脱身。岂知火池边上，四周都是毒蛇恶鬼守着，不许一人近岸，把他一径推入中央。

尼各老代尼斯讲地狱之火利害，是世上人，意想不到的。倘有人把普天下的树林，都砍了下来，叠成一个极大的柴山。又点一把火烧起来，待柴山全着了火。这个火力火势，你想大的怎么样，可是大的没话说了么。然而，把这火一比地狱之火，也算不得一点火星儿。

文伤代白胃做了一部史书，在二十五卷上，讲一个故事道。天主降生一千九十年，有两个狂恶少年，大家相约道。我们两个谁先去世，死后当回来告诉别个，后世的光景何如。这个相约的话，说的当玩耍的，还是真心实意的，我不得而知。但知不久一个果然死了，天主命他发显出来，去见那个未死的少年。那少年见他脸上显的愁苦万分，形容丑恶，浑身发烧发汗，如同打皮寒的一般。一会儿，他伸手抹额上的汗，把一点洒在未死朋友的臂上，说道，你看这点是地狱里的汗，今后到死，你该常常留着这汗的记号。说也希奇，这一点汗竟深入骨髓，把臂烧了一洞。百般医治，终不能好。这人顿时觉的痛苦非凡，以后便弃俗精修，进了一个修院，再不敢在红尘中打浑了。

克吕尼修院的院长，圣名伯多禄已登可敬者之品，曾讲一个故事道。有一个妇人怙恶不迁，病重将死，旁人善劝，都不肯听。没奈何，只得为他哀求天主垂怜。当时浑

身发烧，烧的面红耳热，汗雨通流。大叫口渴，要嗑凉水。正在狂叫的时候，天主怜念众人的祈求，便许两个魔鬼出现，惊醒他一番。但见一个魔鬼，手中拿着一个杯子，杯内盛着的是水。便把一滴水，洒在病人手上道，这是凉水。地狱里的人，都把这水解渴。待水一着了手，顿时把肉和骨烧尽，烧了一个透明的窟窿。旁人见了，都大惊失色。同时病人痛的满床翻滚，说不出话来。你看这是地狱的凉水，尚且烧的如此利害。若是地狱的滚水，或硫磺焰硝等质，烧的如何利害呢，可有言语形容么。

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在纽约城里巴阿农地方，百兽园中失了火。这个园里喂养各种野兽，狮象虎豹熊狐猴鹿，无一不备，都关在铁笼子里散放着。话说那日失火，风紧天燥，火势极大，各处延烧开去。虽火夫水龙，拚命灌救，终不济事，把铁笼棚子烧的红而又白。那些狮熊虎豹，被火逼烧，都想跃出笼外，猛将全身一纵，向铁棚扑去。无如火焰蓬勃而来，铁笼又坚，不但不能破笼而出，因用势太猛，反而跌倒。跌倒在地，一忽儿又跃将起来，把头向铁棚上乱冲，冲的头破血出。烟焰之中，眼见众兽乱奔乱跳，在笼中旋转。耳中闻众兽，咆哮狂叫。同时满园中房屋倒塌之声，火烧碎裂之声，风号狮吼之声，震天动地，这真是地狱恶人的小像。但是大有分别，因为在这园中，烟火有熄灭的时候，狂风有平静的时候，百物有烧尽的时候，野兽有烧死的时候。等不多时，待一总都烟消火灭了，便寂静无声了。至于地狱不是这样，火不息，人不死。虽

然烧至万年万万年，还如同初起一般无二。比方在这铁笼里的，不是野兽，都是活人。这些人的身子坚实的很，比铁还坚硬些，所以终烧不死，这才有些像地狱了。然而这是比方相像的话，还不是地狱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西历二月十八瞻礼六，在慕尼黑城中，有一班轻薄少年，都是画家。大家商量的扮戏惹人笑，有的扮作修道人，有的扮作司铎，有的扮作朝拜圣地的教友，手里拿着大串念珠，假作念经模样。还有别的扮作亚美利加海滨，一种食生鱼的野人，身上披着麻壳蓑衣，此物最易惹火。正在大家得意扬扬的，在台上跳舞，其中有一个引火吸烟。一不小心，蓑衣着火。那个着了火的，急的手足无措，抢步奔往别人跟前，求人救应。那一个还未动手，自己身上先着了火。于是别的都跑来抢救，人聚在一堆了，火便彼此传燃。一时之间，通班扮戏的人，身上都着了火。烧的如同十几个大火把，满台乱跑。有的倒在角儿里，有的在台中打滚，有的和别人绞作一团。旁观的人不能施救，只听他们乱呼乱叫罢了。一忽儿工夫，已经烧死三个，烧的焦头烂额。十个不多时也就烧死了。十三个抬往病院里去医治，内中一个名字叫若瑟斯克末尔时的，死的最苦。当时的人见这些人惨死，都信是天主的显罚。是他们扮戏侮人，祸是自己惹来的。火里这样烧死，也是地狱的小像。不过有两个分别，第一个是这样火烧的苦，比地狱火烧的苦，轻的不及万分之一。第二个是这个火烧的苦，烧死了，苦便完了。至于地狱的火，永远烧不

完的。可知世上不论什么苦。都比不上地狱的苦。为什么世人都怕世苦，倒不怕地狱的苦呢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西历三月二十四日，尼斯城里，一个大戏馆，偶然失火。通城的人，大受惊惶。话说这个戏馆，门极窄狭，出进不便。人多了，便拥挤不堪。定于三月廿四日开台夜演，先把班名戏目，各处张贴。人见戏目新奇，班子有名，都来观看，比常时人增数倍。第一出，方才开场，不过数分钟，台上电灯嘴子炸裂，电火往外直冲。一忽儿，全台尽着。众人见了，大呼救火，救火。同时电灯嘴子，一连又炸裂了几个，于是火势更大。台下众人，都吓的魂不附体。但见满台烟焰蓬蓬勃勃，烟焰之中，仿佛有几个戏子，东奔西窜，寻个出路。场上众人见势不佳，都想脱身逃命，都向游廊那边，螺丝旋梯直撞下去。因为人多势猛，都要夺路争先，在前的来不及举步，都被冲倒。凡妇女幼童柔弱之辈，都被人脚下践踏。一霎时梯子塞满，上不能下，下不能上，挤在一堆，大呼小叫。耳边但闻叫苦连天，哭声震地。待水龙，火夫，营兵，团勇，灌救多时，火势稍退，才能进入戏园之内。惊见死尸积了一大堆，有的焦头烂额，已经半死。有的烧成灰烬。有的烧的乌焦，如同黑炭。有的身体完全，被人压死。有的彼此双手拉住，酷似争夺扭打的一般。个个张口睁眼，容颜丑恶，苦的不可言状。方知那时观剧者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各要争先逃命。一时拥挤不开，填塞了门户。一面因被火逼烧，一面因进退不得，挤在一处死了。明日一早三点钟

模样，在圣方济各保禄堂中，已经排着六十三具尸首。他们的身体，都是一半儿烧腐，一半儿完好的。你想他们气绝断命的时候，如何痛苦。然而在地狱火中，也是密不通风，没有一线之路，可以逃生的。在那里也有临终之苦，其苦更加利害，不能一死了却其苦。我想那些烧死的人，必然没有预备死的，因为戏馆不是预备善死之处。那个戏场为他们，真称为地狱之门。倘他们先就知道这个戏馆要失火，必不能逃生，断不肯为一时悦目，自去招灾惹祸，自去寻死的。然则你们爱世俗的人，明知地狱火烧之苦，还不改过自新，还敢为一时肉情之乐，在地狱门口乱跑么。

一千八百八十一年，西历十二月初八日，维也纳城里，有个戏馆，名字叫林对亚对的，也失了火。话说这日也是夜演，所演的戏，是伯爵凹勿孟凹分巴克故事。是初次扮演，以前别人没有演过的，因此看戏的人很多，都是先时早到，怕迟了座位早被别人占去，当时已聚了一千五百余人。待至晚上七下钟，将要开演，忽然人报火警。同时火焰蓬勃，各处延烧，把看戏的人，全全裹在垓心里。一煞眼时，人声大作，叫喊连天。在上层的看客，一齐拥至窗前，投身下去，跌的头破血出，足折手断。竟至跌成齑粉，性命不保。其余在下层的，因为人人争先夺路，把游廊门户填塞的密不通风。有的被别人踏死的，有的被梁木倒下打死的。那里在垓心里的，被火围烧，烧的变成灰烬。其中也有一大堆死尸，没有全烧的。仔细一看，都是彼此扭紧，或双手抱住，绞作一团。可知他们死时，不但火烧，

且相争斗，如地狱恶人一般。这个戏馆失火的光景，果然有些像地狱。然而大有分别，因为烧戏馆的火，有息的时候，那地狱的火，是永远不息的。陷地狱的人，是永远烧不死的。因这戏台失火之祸，有心人访查西国戏台失火的，在一百年间，统计有数百余处。这是天主上智，明训人看戏不是好事。所以圣教神长，屡次禁戒教友去看戏。因为近代戏中，多有淫秽之事，害人心术。以致子弟看了，欲火中烧，放肆作恶，将来免不了下地狱，永远被火焚烧。

这里要征地狱中人所受苦刑，不说亲受的，如何痛苦。只说旁观的，已觉其苦，难以言状。话说圣女玛加利大玛利亚，在他的传上，自述道。有一个同会修女死后见形，自说在炼狱里受苦，求他拯救，这位修女向圣女道。请你看看我所睡的床，在这床上所受的苦。我听说请看，便垂眼细看。但见全床尽是火焰，床上有无数尖锐铁刺，深透骨肉，不觉吓的胆战心惊。那个出见的修女又道，不但如此，我还觉心如刀割，这苦是为我在生时，心中怨恨了长上。舌被蛆虫蛟啮，这是为我不守默静之规，多说伤情的话。但这些多少苦，把来比那天主另赐我觉的一种苦，万万比不上。那种苦虽然所觉不多时，却苦的了不得了。圣女要知究竟是什么苦，便问是什么苦呢。他答道，当时天主赐我见一个陷地狱的人，这个人是我的亲戚。我不过一见他的面，便觉的非常惊怕，痛苦万分。这个苦楚的光景，世上的舌，是说不出的。

写圣女吕忒味纳传的人，名叫须里迂斯，他写道。一

日圣女在默祷时，天主赐他见一个深池，池四周栽着鲜花。他垂眼俯视池中，便吓的全身抖战，惊出一身汗来。因为狂呼乱叫之声，天崩地裂之声，都从这池中发出。当时天神向他道，这是地狱恶人久居之处。适才不过耳闻其声，如今还要眼见其刑。此时我想不过耳闻，已经怕的手足无措，若是眼见，如何受得呢。

倘地狱里恶人所受之苦，只是挤在一处，终不能翻身移动，这个苦已经苦的当不起了。然而地狱之苦，不但如此。话说圣女在生时，有一个富贵人，一生无恶不作，明知这样做去，难免落地狱。要免落地狱，终须改过，做些补赎。一说起补赎两字，他便怕的了不得。一日想着请人代做补赎，便去求圣女，代他做补赎。圣女回说，这个可以使得。自后我便把一切苦工献于天主，都是为你，但是你也该做些补赎。他说做什么呢。圣女说，不必去减食少餐，不必穿苦衣束苦带，只须今夜上床去睡，直至天明，不许翻身伸腰，动弹一下。富人听了这话，便道这还便易。我便去做是了。但求你替我做些重重的补赎。圣女道，你既许了，便该去做。我也决不食言。说毕，富人便告辞去了。待至晚间，便上床去睡。定志一夜安眠，不伸不缩，所以先安排一切，把被服枕头等物，先铺的平平正正。把着肉的短衫小衣，都拉的平直，并没有一点皱纹。不使卧的时候，身体不安。诸色弄的妥贴了，满望可以一夜安睡不动。岂知睡还没有二刻工夫，觉的身上不安，微觉痒。要想伸手去抓，忽然记起和圣女所约，不敢伸手动弹。忍

至一点钟之久，觉的实在难当。同时自己寻思道，但只一夜睡在一张上盖下垫暖软的床上，一些痛苦全无，尚且如此难当。若是睡在地狱里火床上，不止一夜，待至永远，将来如何受得。如今我为免永狱之苦刑，不肯做些补赎，是何等疯狂。于是便翻然改过，兴工补赎。

童贞圣女克利斯底纳，别名奇女，生于一千一百五十年，圣忒郎地方。死后复活，又活了四十二年，受尽千百苦难，为代炼灵补赎，为求罪人改过。话说这位圣女，幼壮之年，洁净的并无半点罪痕恶迹。生平谦逊忍耐，苦身克己，修德立功。直到三十二岁，在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去世，人把他尸身抬至圣母堂中，为他做追思弥撒。照那时的风气，死人入殓后，棺盖揭开不钉。信友来堂望弥撒的，多的不知其数。待弥撒到领圣体前，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，死人从棺中坐起。一会儿，但见棺中圣女轻如飞鸟，高举于堂顶之中，安然坐于高处堂檐口上。众人见了，都吓的大惊失色，一堂的人逃的止剩二人，一个是克利斯底纳的姊子，一个是行祭的司铎，泼肋彭多玛斯。适然撤祭下台，闻知这个奇事，忙命克利斯底纳下来。他便听命，慢慢降下，落在平地。如同一叶之轻，不觉其重，安然走到他姊姊跟前，一同回到自己家里。在那里有亲戚朋友，问他一个究竟。他道我才气绝，灵魂一出了窍，便见有一队天神，把我围着。引我到个黑暗可怕的处所，有无数灵魂在那里，受奇刑剧苦。苦的了不得，是口舌说不出的。无数人中，见有几个是我在生认得的，我见他们如此

受苦，心中万分不忍。忙问引我的天神道，这是什么处所，难道就是地狱么。天神回道，这是炼狱。天神说了这话，又指我看地狱恶人所受苦刑，其中我也认得几个。后来天神送我到天堂上天主面前，天主蔼然可亲的接我。同时我觉的满心欢喜，我想从此可以不离真福天主的圣面了。天主知我的所愿，向我道。我女，你想的不差，你将和我同居一处。但是我今且任你拣选，或现在就享永福。或仍回世间，灵魂再进肉身，再受世苦，为救炼狱灵魂，为助罪人改过，并助在生之人，修成圣德。但这些苦，终不能伤你肉身。将来我定的时候一到，便叫你来享天堂之福，你心下如何。我此时心中毫无疑贰，便拣爱人一边，情愿仍回世间，为人受苦。天主深为嘉许，命天神把我领回世界上去。圣女又向众亲友道，从此以后，在我身上，你们要见多少奇行异迹，这都是天主的圣工。诸事任凭天主安排，天主自有深意。我们虽然不得而知，但总是十分可敬的很。从此以后，克利斯底纳的行事，果然和死前大变，像似一个有肉身的炼狱灵魂出现。数十年在世的行事，都是奇妙难言，苦楚万分。平时常常隐居旷野，不和众人往来，朝朝望弥撒。有时也领圣体。弥撒后便逃入树林中，或避居荒郊野地，在那里昼夜不停的祈求天主。一身轻快无比，从此到彼，如电光一闪。有时高举到树巅，或堂顶塔尖。有时行路人，见他停在树枝之上。若有人近前去，便飞去不见了。没有栖身之屋，常常露宿在外。如同林中之鸟，不避风霜雨雪，不顾冬寒夏热。衣裳虽然端正，然而破旧非凡，如同畜牲一般。沿路拾食，不问好歹。见了火，便

把自己手足焚烧，或全身入火，为时很久。见了火窑火炉，便相机投入。见了锅中沸水，便自浸在内。冬间夜里，河水冰冻，他便坐在冰中。山涧之中有水磨，水冲磨轮，轮便飞速旋转，他见了，便两手抓住轮页，随着轮势，在水中旋转，以苦自己。有时引群犬来咬，咬的全身伤损。有时在荆棘中打滚，头面刺伤出血。说也希奇，虽然如此寻险伤身，待身一出险，却不见半点伤痕，身体依然完好。这是天主所许果然应验。四十二年间，眼见他这样苦行的无数教友，都观感的很，都也去学他苦身克己，不敢贪安了。当时的大罪人，也有无数改过自新的。到了一千二百二十四年，天主的定时已到，便升天享福去了。当时的善人和罪人，见他如此吃苦，都惊怕不止，不敢贪安，不敢作恶了。然而把圣女所受之苦，一比地狱恶人所受之苦，还差的远哩。你若信地狱，自后该如何去做。

日本国长崎相近，有一个山。山巅很高，分为三峰，酷像似鸡冠的样。山峰的凹子里，天然成了一个深谷。那个谷深险异常，往下望去，令人惊出一身汗来。谷底涌出泥水汤泉，又冒烟喷火，直射空中。一时臭气，触鼻难闻。近处人民，都称这谷为地狱的门。野兽见了，也急忙躲避。空中飞鸟，不敢在上徊翔。虽然飞的很高，若是适当其冲，不免触毒堕落。那时有一个格西玛巴拉国的虐王，名字叫做蓬贡道诺，难为圣教，把教友投入这个深谷之中。你想想他们投入里头，是何痛苦。到底这个虐王，还不肯让他们一死，了这痛苦。命人守着，若见他们气将绝了，忙即

拉他们起来，待得一些清气，便渐渐苏醒。但是全身已经红肿污烂，皮肉零落，早已没有人形了。虽然奄奄一息尚存身内，活总活不成的了。那些恶人把那将死没死的教友，抛在荒山上，都被鸟啄狼吞，渐渐磨死。你想这般苦刑，可以比得地狱苦刑了。岂知还不过是一个影儿。才说的这个虐王，又寻出一个极恶的法儿，难为教友。话说一日衙役们，又引了七个教友来，这些教友，勇敢非凡，视死如归。走入宫门，都是笑容可掬，都说欢喜致命。虐王一听他们的话，便怒不可当。立命预备七座十字架，挖了七个坑，把十字架竖在坑里，把他们挂在架上。又命把他们的四体百肢，务要锯的深入皮肉筋骨。锯了之后，把盐散在伤处。这个刑罚，拖延日子，一连受了五日。又怕他们就死，命医生给他们吃补力之药，强他们苟延残喘，受尽千般磨难。你想这个刑罚，方才算得地狱苦中之一了，岂知还不是哩。

降生后一千六百年，加尔文异端党在荷兰国作乱。党人在满斯忒里克地方，找到了几位耶稣会司铎。立志要在他们身上用尽极刑，以泄其愤恨真教之心。初起先加万般凌辱，又打造了多少大小铁环，环内外四周，装了多少小刀，刀头尖利。把大环套在他们头上，小环箍在手臂腿膀之上。这样安排了，强他们坐在一个满插铁钉的凳上，使他们动弹不得，一动便痛入骨髓。末后用微火慢慢熏烧，直烧至死。倘他们怕刀刺不动，便四面有火烧之痛难当。怕火动弹，便全身有刀割之伤难忍。你想这苦如何利害，

谅来可比地狱苦刑了，岂知不过是影儿。

史记上载古时有三个虐王，第一个名字叫做满然那，他把犯人绑缚在死尸身上，尽他一同烂死。第二个名字叫做亚格西要伦，他把犯人活葬在一个地穴里。那里都是死尸，早已污烂，臭恶难闻，一个活人在死尸堆里，如何害怕，如何过活。所以犯人都求速死，奈何虐王不许。一个一个用绳索吊下地穴，数日方死。第三个名字叫做法辣里斯，他把犯人推入铜铸的一只牛腹里。后在铜牛四周，点起火来，把这犯人活活的渐渐炙死。这三样虐刑，都是很可怕的。但是把来一比地狱虐刑，影儿也不像哩。

照罗玛律法，凡人民杀亲父的，该当把他装在麻袋里。袋中满盛毒蛇，一齐抛入海中淹死。这个苦刑，也算利害的很了。然而把他一比地狱，也不过是一个影儿。

从前有一个人道，凹郎土国的小王，名字叫奇耀末被人刺死。为罚那个刺客，人把铁棍打烂了他的身子，把尖锐铁刺插入肉中，用慢火渐渐熏烧。在将死未死之前，把烧红的铁，烧断他的两手。把他的四肢，用马拉分四段。你看一个凌辱君主的罪犯，受如此刑罚。若是一个人凌辱万王之王，将来在地狱里该受何罚呢。

史册上记载一个荒淫无度的恶王，名字叫做日囊。在降生后四百九十一年，四月初九夜里，大排筵宴，嗑的酩酊大醉。旁人偷把他埋入王坟石塚里头，众人便一哄而散。岂知过不多时，他又醒了转来，便大声叫唤，无奈没人答应。他虽两眼双睁，却瞧不见什么。手足触处，四面却是

石墙铁门，封锁的牢不可破。明知活埋在塚中，和死人为伍了。一时怒气冲天，懊悔不及。着急了，便拳打脚踢，奋力的把头撞去，头颅撞破脑浆迸裂。后来有人开看，果见王尸头破脑裂，可知他死的惨然。一个小王活埋在塚中，那里没有火烧，不受剧刑，已经苦不堪言。难道一个恶人，活下在地狱里，受千般磨难，要死不能死，也不过苦的如此么。请你细细想想，地狱是收藏前古后今，普世龌龊的一个大粪池，在那里除了种种罪恶的污秽，还有无数污烂的臭气。比方你进一个难民厂里，厂中满地都是难民。有的生病的，有的生疮的，脓血淋漓，无人医治。有的饥饿半死的，有的已死的，出蛆出虫，没有人抬去掩埋。那一种秽气，你想如何利害。圣文都辣说，倘把一个地狱中人的身子，放在世界上，他发的臭气，臭的普世没有人能住。如同一座屋子里，放了一个污烂的尸首，臭的一屋的人不能居住。

法国里雄地方，有一个人，偶然进到一个坑里。在那里有一个尸首，是新埋的。他方才进去，便觉一股臭气，往外直冲。一时气压，倒在那里死了。

名人须耳毕斯舍谓肋，在圣玛尔定主教的传上，讲一件事。话说这位主教是法国都尔地方本主教，一日魔鬼借人形显见，如同王者的装饰。头戴金花冠，身穿大红袍，自称为荣光之王，基利斯督，天主圣子。圣玛尔定主教明知魔鬼把人世虚假光荣诱他，便严严的斥退。那骄傲的魔鬼，也知被圣人识破恶谋，便忽儿不见了。但为报圣人的

仇，就在圣人房里大发臭气。嗣后圣人终不能在这房里住，必须迁居别处。

圣依纳爵在生的时候，耶稣会修士在老来忒圣母堂左近地方，造一座修院，以便行救人灵魂的种种事功。魔鬼见了，大不喜欢，便用计难为院里的修士。天主也许魔鬼去啰唆，为加增修士的功德。魔鬼既得了天主允准，便大为放肆，虐待修士，有时显妖形怪像恐吓他们，有时毒打他们，有时诱他们出会还俗。内中有一位修士，识破魔鬼的狡计，严严的斥退。魔鬼那时虽然不能不退，到底临走的时候，向这位修士道。呀，我的好意好心，你却不喜欢听。如今我要吹一口臭气，看你喜欢不喜欢。说了这话，便大张鬼口，向修士脸上吹去。这口臭气，如此利害，那个修士几乎气塞晕倒。这个房间充满臭气，多日不能住人。地狱里还有一个可怕的苦刑，就是和魔鬼恶人作伴，永远同居共处。现在有多少教友大步走地狱的路，明知不久要下地狱，还自己安慰自己道。在地狱里不但我一个人，同我受苦的多的很哩。可怜这个糊涂想头，终究不能自慰。因为世上犯人边远充军，终身手梏足链，不能自由自在。若是见有多少犯人，和他一般受苦，心中果然觉的有些安慰。但是地狱里的恶人，不是这样。因为这多恶人，没有一些儿好心。各人是各人的行刑刽子，大家相害相残，没有半点儿饶让怜惜的心。圣多玛斯说，在地狱里受苦的恶人。不但不能相助相慰，反而使他们大家苦的更觉难当。在世界上算为至交朋友的，在地狱里，却是最可恶的仇人。

宁愿和虎豹狮熊同住一洞，不愿和亲人兄弟，同居地狱。

你要晓得，那个在世上享尽富贵之福的，将来在地狱里，要受何等贫乏之苦，只看圣经上耶稣所讲的那个财主恶人，便知道了。话说这个富人，在生所吃的东西，都是美味。所用的器皿，都是金银。所穿的衣服。都是绸缎。一日下了地狱，受尽千般磨难，饥渴万分。从前在生时，遇着的一个贫穷乞丐辣匝禄向他求乞，虽然他桌子上遗下粒屑，也不肯给他。如今自己下了地狱，也向那个穷人求乞。所求的虽然不过是指头上一点水，可怜也不能到手。所以路加经第六章，第二十五节，耶稣说的好。他说可怜呀，你们富贵人，因为你们已经受用过了。可怜呀，你们现在已经肚饱的，将来要受肚饥了。

圣女德肋撒说，在地狱里毫无亮光，所有的不过是黑暗。说也希奇，虽然无光无亮，倒底那人所最怕见的东西，偏倒常在眼前，不能不见。这些可怕东西之中，最苦地狱恶人的，就是魔鬼。因为魔鬼在那里，把自己的怪状恶形，穷凶极恶，全然显出。圣伯尔纳多曾讲一个修士，一人静坐在自己房里，忽儿大声极叫。众修士闻声，一齐跑到房中，看是什么。但见这位修士，已经不省人事。口中狂骂自己进会的日期，深为懊悔。众修士听了这话，都十分诧异，不懂其中缘故，便问他为了什么这般糊说呢。又把天主仁慈提醒他，劝他该大大的依靠天主，不该说这无理的话。过了一忽儿，渐渐平服了。便道我进会的日期，真是我的福日，不该骂的。但是你们不知道，为何我一时弄的

如此神昏志乱，以致糊言乱说，如此不堪。因为适才有两个魔鬼见形，他们的状貌如何狰狞，形容如何丑恶，我是说不出来的。不过一见了，我便昏迷了去，所以我情愿受尽世上千百苦难，不愿再见魔鬼了。

一日有一位大德的神父，替一个负魔人驱逐魔鬼。神父问魔鬼道，你在地狱里受什么苦。魔鬼答应道，受永远烧，遭永远祸，怀永远怒，永远失望，终不能见造我的父。神父道，你若能见他一面，肯做什么。魔鬼道，若能见他一面，情愿再加我万年之苦。然而这不过是空望罢了，那有这个福气。今而后如同从前一样，常常受苦，终不能见他的面了。

还有一个负魔人，请神父替他驱魔。在驱魔时，神父问魔鬼道，你在地狱里受苦万状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是万苦之中，谁苦最大呢。魔鬼哀声答道，最苦的是常常，常常，终勿，终勿，这是说常常受苦，终勿停苦，即永远之意。

一日有一个大德的人，默想地狱永刑。正把常常苦，终勿停两句话，再四推想，大为骇异。想这个无限之苦，如何和天主仁慈相称。正在疑惑此事，便向天生道。吾主，罪人本不敢妄断是非，诸事全凭天主上智裁夺。但于公义一端，怕威严的过分为么。天主答他道，我问你罪是什么，你懂的明白么。你可晓得，犯罪是向天主说。我不服事你。你命我的规诫，我偏轻弃不守。你把刑罚威吓我，我偏不怕。那个大德的人道，罪人原晓得犯罪是轻慢主。天

主道，既如此，你可把这个轻慢天主的罪，如何大，如何重，先自权一权。此人道，吾主，此罪其大无穷，因为是冒犯无穷的天主。天主道，然则此罪该受无穷之罚。但是不能把无穷之苦，一时罚他。所以我的公义，罚他永远受苦。无尽无期。虽然罪人在地狱中，也知道天主的公义。他们在火焰之中，也不免大声高呼道，天主你是至公的，你的判断是至义的。

圣达玛瑟诺讲圣王若瑟发在生时，一日魔鬼并力诱惑他，犯一个大罪，圣人竭力斥退。无如一时退不下去，便苦求天主可怜。天主允他的祈求，忽然心神超拔，像似天主引他到一个地方。那里黑暗异常，有种种奇怪可怕的形像。并有一个深池。池中充满硫磺焰硝烟火等物，火焰蓬蓬勃勃。火焰之中。有无数恶人，在那里受烧。他们受苦不过，都在大呼小叫，叫苦连天。忽然有一个天主的声音，向他道，这里是罚罪之处。在这里受苦的，都是为一时之快活，受这永远的刑罚。圣若瑟发见了这个地方，从此心坚意执，不肯犯罪。不论有什么诱惑，都能随时拒绝。圣多玛斯说，地狱恶人最懊悔的，是为了片时之乐，受无穷之罚。不然要享永福之乐，是很容易的。

从前若纳大斯，吃了些蜂蜜，逆了父王撒五耳的命，便判死刑。在这难中懊悔叹道，我不过尝了些蜂蜜，便该受死。如今地狱恶人的懊悔，还比若纳大斯利害的无比哩。因为不过享了些暂时之乐，便遭了永远之刑。

利西玛客王被斯济忒斯人围困，敌人把泉源塞断，弄

的滴水都没有了。王口渴不过，使开城投降，乞凉水嗑。敌人免他一死，便把一杯凉水送上。他嗑了这杯水，他叹口气道。一杯凉水，一嗑便尽。但是为了这杯水，却失了我的王权，丢了我的王位。如今地狱恶人，也是这般长叹道。罪恶的快活一得就失，但是为了这一些快活，却失了我的永福。

一日厄撒阿打猎回来，肚饥力乏。见兄弟亚各伯在煮豆羹。便把自己长子名分，卖给兄弟，换一碗豆羹吃。古经上说，厄撒阿又吃又嗑，吃了馒头和豆羹，便安然去了。虽然长子的名分已经卖去，他却不在于心。但待分家的日期到了，兄弟得了大分，自己所得无多，便大怒大叫起来。然则地狱里恶人，见自己为了些肉情之乐，比一碗豆羹还不如的。如今却失了天福的名分，又遭了永远苦刑。将来如何咆哮狂怒，懊悔不停呢。

先知日肋米亚把将来之罚，预先告诉如达王塞代济亚斯道，我遵天主的命，告诉你听。天主说，你若遵守我命，你将安坐王位。你若不遵我命，把我的命践之足下，我将把你交于巴彼鸾王之手。塞代济亚斯王把天主的命，置之不顾。不久罚就临头了，纳步葛王把他拿去。王命挖他的眼睛，上了销链，投入监中。你想此时塞代济亚斯心中，记起先知的预言，如何伤心，如何懊悔。这也是地狱恶人懊悔的一个小照儿，然而大有分别。

地狱里人痛哭他在生所失的光阴。因为只把一生的光阴，用来玩耍，用来作恶，忘却那救灵魂的大事。所以他

们在地狱中常说，在生时一点钟工夫，够得救灵魂的，如今虽历永远也不能补偿了，神父尼爱伦勃尔曾讲一个故事道，从前有一个隐修人，在旷野中闻有悲号哀叹之声。自心里想道，这里没有人迹往来的，如何有此人声。莫非天主圣意，要告诉我什么。适才想毕，又闻有人哀声答道，我们是地狱中人。我们在地狱里常常懊悔，悲哭在生时所失宝贵之时。因为我们在世时，妄用多少时候。只为那世俗虚荣虚福，作恶犯罪。可怜呀，在生时一点钟工夫，足以救得灵魂的。如今在地狱里，虽然受苦到永远，也不能补偿了。

第八章 怕地狱救灵善法

众人都能下地狱，因为下地狱是很容易的。下地狱的人又很多，所以我们都该怕地狱。圣女德肋撒说，下地狱的人，多的如同冬月里，昏黑冰冻之天下雪，下的扯絮搓绵，雪花乱坠一般。有一位道高德茂的人，名字叫安多尼贝来依辣。在默祷之中，天主赐他见下地狱的灵魂。多的如同磨子里磨出来的麦粉，又如同石灰窑中堆的石头，多的密密层层。

又耶稣会中真福安多尼巴尔弟奴济，在一千七百十七年去世的。在生时各处讲道劝人，人来听讲的，多的人山人海。圣堂虽大不能容，所以在露天一个大荒场上讲道。

一日正在讲地狱道理，讲到其间，忽然一手指着场边一株大树道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得晓下地狱的人如何多，请看这树。众人听说，便都回头望着。但见这树荫浓，枝叶繁茂。同时有一阵狂风远远吹来，树枝便摇撼不安，把满树绿叶都吹落于地。所留在树上的，稀稀朗朗不过数十张而已，容易点算得清，讲道的，又声唤众人道。弟兄们，这地上的落叶，便是下地狱的人数。那留在树上的叶儿，是升天堂的人数。你们瞧瞧下地狱的如此多，升天堂的如此少。小心防着，总要选在少数之中。不要落在多数之内。

司铎尼伦勃尔讲一位主教，见一个地狱恶人出见的故事。话说这个人，至死怙恶不改。死不多时，天主许他出见于主教，问道。如今世上还有人么。主教一听这话，大为诧异。恶人接上又道，从我下地狱到如今，我见无数的人来下地狱。人数如此之多，难道世界上还留有个人儿么。这几句话，却合圣经上耶稣所说，你们该由窄门进去。因为宽大的门，广阔的路，是引你们下地狱的，打这样的门路进的很多。那引你进长生的门路，窄狭的很，寻这门路的很少。

怕落地狱，该躲避地狱之路，该塞断地狱之门，就是除绝种种罪恶。世人往往被罪孽牵制，不能振作。有的为这样罪，有的为那样罪，有的死于罪恶之中，因为临终时不能领圣事。还有多少虽领临终圣事，仍不能自救，因为他们告解不牢实。现在我把几桩故事引来作证。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四十年。巴辣盖日记上，记载有一个妇人，死后

出见。当时他的儿子已二十来岁，见他母亲形容丑恶不堪，无异魔鬼。又听母亲说，你的娘死后便下了地狱，因为告解不牢实。地狱里有多少人，如同我一样受罚，也为告解瞒了罪。我儿，你今见了你娘，为了这个，如此受苦，可拿来作前车之鉴。说毕就不见了，尼伦勃尔神父，又讲一个地狱恶人出现，明说他受罚的缘故。话说当时有一个少年人，平生外表极好，像似一个好教友。然而心内隐藏着一个仇恨之念，不肯宽免仇人，一日害病死了，出现于他父亲道。因我在生不肯宽免仇人，天主罚我下了地狱。后来极叫一声道。苦呵，苦呵。倘天上的星，都变了舌头，也说不尽我所受之苦，是如何利害的。

这位神父又讲一个故事道，有一个人心里喜欢想邪淫念头，已经习以为常。一日害起病来，病势很重，难以药救。便请神父解罪，领临终圣事，预备善终。终傅毕，神父便回堂。到了明日，神父又去看他。未到他家，见他远远迎来，待一近身，便向神父道。请勿前去，我已死了，已下地狱了。神父大惊道，这是为何呢，难道你告解不妥么。他答道，告解倒是妥当的。但告解之后，魔鬼把邪淫之念诱惑我。并自己设想，倘日后病好，我还可取这邪淫之乐。当时我不检点，便顺从这个想头，同时一口气换不过来，立刻死了。说毕，便解开衣服，显出全身是火，烧的蓬蓬勃勃，人不能近。一忽儿形影全无，不见了。

在尼伦勃尔所著书上，又述一个故事道。当时有一个尊贵妇人，守规敬主。很显真诚。一日求天主使他知道，

在妇女中，何事最得罪天主。天主果然允他的祈求，赐他眼见地狱。狱中有无数妇人，在那里咬牙切齿，受苦万状。内中一个妇人，是他素所相识的，去世未久。一见了，心中自思自想道，这个妇人在世时，未见他为非作歹，怎么也下了地狱呢。正然思想之间，忽听这个妇人道，我平生虽还粗守教规，外貌果然不很放肆。但我心爱打扮，引人观看。有时袒胸露肘，虽然不甚雅观，亦所不顾。以致人见了欲火焚烧，害了多少人。若教中女子，知道这样娇装艳饰，如何得罪天主，如何引起淫心，便好了。可怜他们都不知道。

有一位多敏悟会博学修士，名字叫多默忒刚登泼来讲在布鲁塞尔地方，有一个酒徒，贪嗜黄汤之外，还有别样恶习。他有一个知交朋友，也是一个无赖，与他一般无二。一日这个酒徒忽然害病，医药无效，不久便死了。入殓之后，他的朋友送他到坟上葬了，然后回家，到自己房里安歇片时，便耳闻地里有悲叹之声。吓的身战股栗，不知是何鬼怪，极声问道。是什么人，为什么在这里。叹气回说是我，是你的朋友。我的肉身，是你适才送去埋葬的，可怜呀，我的灵魂已经埋葬在地狱里了。说了这话，又闻大吼一声道，祸哉我也，我已沉没在地狱深渊里去了。地狱火窑之口，已关闭不开了。

名人恩利忒克肋纳特讲有一个幼年女子。死后下了地狱。其下地狱的缘故，不过为在生时欢喜娇妆，惹人观看。这个卖俏的心思，是他一生语言行事的关键。一日病重将

危，便请神父到来，领临终圣事。领后即死，神父为他祈求。同时他便出见，向神父说明他下地狱的缘故道。我生平只想自己容颜美丽，还去加意修饰，兜人观看。因此一事，犯了多少罪恶，以致圣事领的不妥，现在受地狱永刑。

隐修传上，记载一个故事道，从前有一个放债博重利的贪吝人，他的两个儿子，也是一般贪吝。后来一个儿子，天主动他的心，便翻然改过，立志离家，往旷野里去隐修补赎。临行，劝他父兄，也学他的样，改恶从善。他们两个，竟置若罔闻，仍旧如前放债博利。后来父兄两个都死了，天主赐这个隐修人，眼见他父兄两个的苦景。话说隐修人，一日默祷中，见自己在一座山上。山脚下有一个大海，海中不是水，却都是火，从这海中发无数哀号狂叫之声。一忽儿火浪中，涌出两个人来。他一见这两个人，便认得一是他的父亲，一是他的哥哥，父兄两个互相扭打责骂。父骂子道，逆子，我为你的缘故，犯了多少不义之罪，失落了我的灵魂。子骂父道，恶父，为你的恶表，害我落下地狱。父又骂道，痴儿，谁教你同恶相济呢。这是你自作自受。子又骂父道，你生养我，自该教训我。为什么只养不教，害我落下地狱呢。你看这个故事，便知恶父和恶子女在地狱里，如何相骂相怨，相责相打。如今你们为父母的，还敢在子女跟前立恶表么。你们做子女的，还敢效法父母的恶表么。

圣陶西戴是降生后六百年时人，幼年时，常在公斯当定堡总皇宫中侍候。是个纨绔子弟，世俗所谓荣华富贵，无一不知。至于教中道理，全然不晓。因为常听人讲日路撒稜圣京，便往那里去游玩，广广见闻，并没有朝拜圣地的诚心。岂知天主仁慈，就在那里等他。因为正在堂观玩的时候，偶然见了一轴地狱像，形容尽致。轴上画有一个大海，其中充满各种苦刑，火焰蓬蓬勃勃。又有无数恶人在那里受苦，一切妖魔鬼怪，无一不有，都把恶人百般虐害戏弄。陶西戴那时再三观看，不懂是什么。同时有一个素不认识的人，也在堂里瞻仰，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他回答道，这是地狱，恶人受苦之所。又问道，受这些苦刑，到何时才止。为什么他们受罚下了地狱。难道我也能下地狱么。我要免下地狱，该做什么。那人一一答应明白。陶西戴一听，心中着实害怕，即时离了世俗，进了一个修道会。在会中常把地狱，放在心目之间。又得会长陶咾戴循循善诱，不过数年，便成了圣人。

谁个常想地狱的，便不下地狱。因为当诱惑时，一想着地狱，便把诱惑止住了。圣玛尔底呢在深山中修道，一连二十五年。一日，有一个坏女人，名字叫召暗的，乔装了乞丐形状。趁大雨时，冒雨出门，走到深山里，圣人所住的矮屋门前。身上雨淋的透湿，打门借居，暂且避雨。圣人开门，见了这般光景，动了慈心，唤他进来。自己便去拿柴把儿，放他跟前，把柴点燃起来，请他烤火，烤干衣服。岂知那个妇人，把外面的衣服一脱，便见里头的衣

服，都是锦绣，穿着的十分华丽。明知不是穷人。一定是特来诱惑的。圣人当这危机，便想起地狱，忙把鞋袜脱下，把双足放在火里烧，烧的痛不堪言。痛极了，大声高叫道。我的灵魂呀，倘这个火你也受不来，那地狱之火，你怎能受得呢。同时淫心顿灭，那个坏女人见了，也改过迁善。你看心中常想着地狱，不是救灵魂的一个上好法子么。

前有一位隐修士，一日被魔诱惑，十分凶狠。虽然用心拒敌，退而又来。他深恐上魔鬼的挡，便点起一盏灯来，把自己手指放在灯火上烧。虽然烧的痛不堪言，仍不灭灯息火。忍着痛向自己道，你既要犯罪，现在先把这火试试。看你将来地狱永火，如何受得。

人讲圣人斐理伯纳利，一日接见一个不守教规的坏人，平日间心中怀恨圣人，待一见了，便大加辱骂，咆哮的似虎似狼。圣人无法平他的怒，不过好言相劝，请他近前来烤火。待到了火炕跟前，圣人开了炕门，指给他看炕中之火。他探头向炕内一望，惊见火炕深邃异常。底下一个所在。是他将来受刑之处。忽然吓的目瞪口呆，自认自己的罪。明知如此做去，将来地狱之刑，必然不免。便翻然改过，大改生平恶习。

一千八百十五年，在圣打酸安公学里，死了一个年轻学生。圣名叫类斯方济各，年纪不过十四岁，但是德行已经成全。推原他进德修业迅速的缘故，是常想地狱。因他在家五六岁时，一日挨着母亲身旁坐了烤火。那时炉中火旺，烧的蓬蓬勃勃，便问母亲道。妈呀，地狱之火，比这

炉火如何，可不是一样的么。母亲回道，儿呀这个火如何比得地狱之火。若把这个火和地狱的火比较起来，是如同没有火一样。小类斯听了这话，大惊失色道。哎呀，万一将来我也落下地狱，如何开交呢。母亲道，这个无妨。因为地狱是罚犯罪人的，你若常常避罪，终不犯罪，地狱便与你无相干涉，不必怕了。这句话，深深的印在他心上。从此以后一生深怕犯罪，日日勤修圣德，这便是他作圣之基。

一千五百四十年，圣人伯多禄法勃尔，是圣依纳爵的同窗契友，从罢尔末启程到罗玛，经由勿咭郎斯到西央内的路，走尴尬了，走不到目的地。眼见天色已夜晚，细雨濛濛。而且地面荒凉，人烟稀少，是强盗出入的区处。圣人明知此处不妥，忙求护守天神保护。一会儿，远远望见隐隐有灯光闪烁，像有人家在前面。便紧走两步，走到跟前，果然有一家人家，便向家主借宿一宵。家主见他是铎德，便应允进门，引到火炉边烤火烘衣。家人等又进饮食，待的十分诚敬。圣人和他们叙谈之间，谈及圣道。忽然耳闻门外有脚步之声，一会儿便闻打门如擂鼓，把门打开，一哄而进一共十六人，都是持枪执剑，大声吆喝，要搜银子。又向正中一张桌子上的酒菜，争相酌饮。同时唱小调说坏话，哄哄乱乱，吓的家内众人。逃的逃，躲的躲，不过圣人安坐在炉边烤火。一个头目见了，喝问道。你是什么人，圣人一言不答。头目见他不同意，又怒叱道，你是聋子么，或是哑巴么。为什么问你，你不做声。圣人方才

回道，我不聋也不哑。适才我正在思想一件大事，所以承问未曾回答。头目道，你想的是什么大事，可说给我们听听。圣人宛言柔声答道，我想世上恶人，实在可怜。因为我见了这一炉之火，便想着地狱之火。若是恶人不肯真心改过，将来不免下地狱，永远焚烧。这几句话，说的恳切动人。强盗听了，都望着圣人恭然站立，肃然起敬，不做一声。圣人见这光景，便乘机开导他们道。你们如此行为，一日不幸落在官差手里，王法是不让人的。倘或一生可逃王法，难道逃得脱天主的法么。时候一到，落了天主公义的手，是了不得的。然而天主仁慈无限，最肯怜悯罪人的，现在此时还未到，倒不如及早回头，痛悔告解等语。圣人这一番话，说的句句钻心，言言刻骨。十六个强盗就在那一夜里，一齐告解痛悔，弃恶从善了。

地狱之思，能使柔弱女子，勇往直前，为主致命。话说古时有两个教妇，一个名字叫做陶米内，一个名字叫做戴奥尼肋。当圣教艰难之时，被知府里西亚斯拘拿到案。官命叛教钦邪，礼拜邪神。二妇直言抗拒，不拜邪神。官大怒。命衙役一边置一神坛，一边叠积煤炭，待燃着了火。便大声喝问道，你们若是要命的，快向神前行香礼拜。若是倔强不听，我便把你们抛入火中烧死，两样随你们拣选。二妇一些儿不迟疑，忙即同声回道，我们不怕这火，因为烧不久常。总要熄的。所怕的是地狱之火，因为烧至永远，终不熄的。为此缘故，我们誓不礼拜，矢愿终身敬拜天主耶稣基利斯督。说了这几句话，便受刑致命，时在降生后

二百三十五年。

名人舍撒肋，讲一个故事道，当时有一个恶人，多少教友为他祈求天主，望他改恶从善。一日忽然害病，病势日重一日，不久死了。亲友把他殓殓，忽而复活。坐了起来，颜色如生，不过手足抖战，像有惊惶失措的模样。人问他死去见了什么，如今怎得回生的。他道，我死了之后，天主引我到地狱门口。我见一个无边无岸的火海。依我的罪状，本该下这地狱。天主的特恩，赐我回来补赎。话说这人从此以后，大改生平恶习，日日守斋祈求，不停的掉泪痛哭，补赎自己的罪。无论冬夏，常常赤足，常在荆棘里行走，以致双足被伤，血流不止。日逐帮工度日，饮食不过干粮冷水。把所得的工资，全全分给穷人，自己不留半点。人见他这般自苦，劝他减些苦工，不可伤身害命。他说我是见过地狱的，为免下地狱，我知道这些苦工，不为太过。倘把普世山林，天下树木，叠积在一处，叠成一个大柴山。点把火烧起来，你说这个火力大的了不得。我说我还宁愿在这火柴山中，烧到天地终穷，不愿在地狱烧一点钟。

名人文办代在诺尔董倍尔朗地方，讲有一个富人，见了地狱，便翻然自新。这个富人在生，和圣经所讲的那个富人，大同小异。所有分别，不过他独得天主垂怜，在生便见了地狱。不像圣经所讲的富人，死后才见地狱。话说这个富人，名字叫忒利戴耳末在梦中，天主赐他眼见地狱，并地狱一切苦刑。醒了后来，他便去办了一个妥当神工。

把百万家财，全全送给穷人，自己进了一个修院。在那里兴工补赎，一些儿不肯宽待自身。冬月里，全身埋入冰坑里，夏天里，太阳下做劳苦工夫。守斋严紧，克苦工深。旁人见他如此恶待自身，大为不忍，都劝他减苦保身。他回道，倘你们和我一样，也见过地狱苦刑，你们必不敢这样劝我。旁人道，你有的肉身，和我们一样，怎么你独能受这样的苦呢。他回道，你们见我现在所受之苦，已觉的难当。然而把我该受的地狱之苦比起来，就如同没有受苦的一般。

主教舍贝尔讲一个兵官改过的故事，很是古怪。话说这件事，是出在圣西尔兵学堂里。当时学堂里教习兵官和学生们，按例行避静神功。领避静的司铎，名字叫做里螯，在学堂中小堂内讲避静道理。每晚睡觉之前，众学生聚集堂中听讲。一日晚上，他正讲地狱道理，讲毕了，司铎便手里拿了手照入房去睡。才开门要进房时，耳闻背后有人随着，此人是一个兵官。随后叫道，司铎，你适才讲的一篇大道理，果然动听的很。但不知道在地狱之中，众人被火焚烧，是用火炙的，还是落汤烧的，烦你告诉我明白。司铎听了这话，便回头一望，见他一副嘴脸，明显讥笑之形。便把手照向他鼻子上一照，安然答道，是火炙是汤烧，你去尝尝，便知道了。说了，即便关门去睡，心中不免暗笑他糊涂。自后也把这事丢开，不记在心上了。但觉这个兵官每一遇见，便躲避开去，不知为什么缘故。不久，国中大乱，兵官从军去了。这位司铎调往别处，过了

二十年之后，一日晚上在一个客厅里，和众宾聚谈。忽儿见一位年老兵官，两鬓如霜，胡子班白，走前来向他拱手问道，尊客可是司铎里螯咭么。可不就是圣西尔兵学里，领避静的司铎么。司铎答说正是，不知有何见教。老兵官听说是的，便紧握司铎的手道。司铎，我的灵魂实是你救的，老夫至今感激不尽。司铎道，这话如何说起，敝铎实不敢当。老兵官道，哎，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么。你可记得圣西尔兵学里的教习么。一日晚上，你讲了地狱道理后，便进房去睡。我跟你后，问你的那一句坏话，可还记得么。那时你把手照火向我鼻子上一照，答道。日后你自去尝尝，便知道地狱里是火炙是汤烧了，这个兵官便是在下。从此以后，你这句话，常在我心目之间。弄的五中扰乱，寝食不安。如此一连十年，没有平安片刻。末了儿，我违拘不过，便往一位司铎前告解，顿改生平恶习，至今真心改过。此恩此德，实出司铎之赐。老夫今日幸遇长者，特来把这缘由告禀，以显我知恩之心。

耶稣会一位司铎，名字叫做特皮于西，于一千八百余年，在法国南省一个城里，讲道劝人。讲的十分动听，城中人都大为感激。那时天寒地冻，将近圣诞瞻礼，所以在会客堂室里，装了一个火炉。一日司铎坐在那里烤火，见有一个少年人进来谒候。司铎已经晓得此人不是善类，因为有多少人，把他托给司铎，用法儿劝化他。但一时不便开言直劝，所以先把闲言应酬，含笑向他道。朋友，这里来，坐着烤火，大家说说家常。说了这话，便打开炉门。

见柴火不多了，便道，朋友，烦你挪把树柴来。这个少年人听说叫他拿柴，心中大为诧异。然而口里不说不是，便去拿柴放在炉前。司铎见了柴把，又道，拿他放在火里。少年人便遵命，一块一块的把柴添入炉中。司铎此时，忽儿把少年人的臂膊。一把揪住，向炉底直推。那个少年人大叫一声，倒退三步，骂道。你好糊涂，怎么把我的手也当柴烧呢，不是你发了疯么。司铎安然答道，你为什么大惊小怪，差怪别人呢。照你这样行为，这样度生。难道你不该下地狱么。在那里不但几个指尖儿要被火烧，将来全身要被火烧哩。这个柴把火比那地狱火，可算什么。放心莫怕，且把这个火先来试试，习惯习惯，再说别的。说毕，又要将少年人的手推在火里，少年缩手不肯，后来司铎便蔼然可亲的向他道，世上不论何苦，比在地狱里永火焚烧，不是好些么。为避地狱苦刑，天主叫你做些补赎，可算得什么。如今你回去，把这两句话细细想想。这个少年人回去后，果然常把这两句话再三细想。想的十分有益，过不多时，再去见这位司铎。司铎便帮助他办了一个妥当神工，把一切犯罪之机，真心断绝离开。从此大改生平恶习，样样修德从善。

主教舍贝尔道，千万人中，没有一个不怕火的。所以凡一生离开天主，走地狱路的人，也没有一个不怕地狱火的。倘有人向你说，尽你一生放肆作恶，且享尽世上一切福乐。不过一日，或只一点钟工夫，该在火里烧，问你愿不愿。我敢说没有一个痴人，肯说情愿的。而况地狱之火，

永永远远的，谁个敢说不怕呢。我今讲一个贪财人，和他三个儿子的故事，以证所说不差。话说有一个富人，生有三个儿子，一生所积，都是不义之财。一日害了个疮，据说已经走黄，是无药可治的了。人劝他早办灵魂大事，把不义之财，早早补还，平平安安等天主圣命。可怜没有一个能劝得服他的。人劝他还钱，他必说倘我还了，我的三个儿子将来吃什么。他的听神工神父，是个很有才识的，便变了法儿向他道。你若果真要疮好，我倒有个妙法，可以医得好，不过药贵些儿。病人道，既有了妙方，怕什么贵不贵。那怕他要一千一万，我便拿出来赶办这药就是了。请神父快说，这个药名叫什么，用什么配制的。神父说，这个药不难，用法也极易，只用生人肉油稍些。你若寻着一个人，肯收一万银子，肯把自己的肉烧一点钟。将肉油滴在疮上，便够了。病人答道，可怜，恐怕此人难得。神父道，我想此事不难，只须叫你的长子来。他是很爱你的，你也很爱他的。因他是你的长子，应得家当的。你便叫他到跟前，向他道。你是我的爱子，你能救我的命。倘肯把你的手臂，烧一刻钟，将烧下的油，滴在疮上，便治好我的疮了。倘长子不肯，便叫你的次子来。许他日后分家，便把长子的名分一齐给他。倘次子不肯，便唤三子来行事。三个儿子中间，必有一个肯的。岂知三个都不肯，病人便长叹一声道。你们要救我的性命，只须一刻工夫忍些痛。你们倒都不肯，都怕不堪言。我为你们的一生受用，将来受永远火烧，我倒甘心乐受，这不是我发了疯么。到如今我常常上挡，自今而后，我不肯上挡了。说了，便把所得

不义之财，急忙还给本人。不顾子孙在世享福，或者受苦了。此人如此行为，果然不差，他的三个儿子也不差。因为虽然不过被烧一刻工夫，虽然能救父亲的命，虽然能得若大家私，到底为了这些缘故，该受此火烧之苦。这是人力所不能的，所以不肯。难道父母为子孙，子孙为父母，积聚不义之财，当受永远火烧之苦，倒是人力所能的么。而况永火不是人间凡火，我问你将来如何当得起来呢。

主教舍贝尔又写道，在一千八百四十四年，在意西地方。圣须比斯修道院中，有一位教形性学的名师，众学生都希奇他的谦逊和克苦。未升司铎之前，曾在国家大学堂中教书。升了司铎之后，便在修院里教形性和化学，一日当着众学生讲学，不知在试验什么，手里拿着一种引火的药水。正在分化的时候，忽儿药水火发，两手也着火，众学生忙来帮他息火。不过数分钟工夫，烧的两手皮焦肉烂，指甲全脱。因为痛极，晕倒在地。旁人把他的手放在冷水里浸着，以减其痛，他痛的终日叫号不止。待痛稍止了些，向三四个年轻修士道。我的朋友呀，我的朋友呀，你们切莫往地狱里去被永火烧，这个痛苦是了当不得的。今儿你们眼见，我被暂火之烧，尚且受不得。若被永火之烧，如何受得呢。

圣依纳爵在生时，罗玛修院中有个助理修士，心目之间，常常不停的想地狱之火，所以热心出众，克苦非凡。他在院中管厨房，当烹饪之职，因此灶中之火，常在眼前。他见了这养生的灶火，便记起地狱罚恶人的永火。永火是

天主教怒之手点燃的，可知其苦是了当不得的。所以他恨罪的心很大，因为不过罪能使人下地狱。一日见灶中之火蓬蓬勃勃，便记起地狱永火。一时全神尽注，思想这永火的利害，永火的缘由，痛哭自己的罪。自想道，不是天主仁慈，我本该下地狱的。想毕，便将一手放在灶火里烧。一忽儿工夫，那手烧的乌焦。焦臭传出厨房之外，理家司铎鼻中闻着了，便往厨房里，问烧的是什么东西。那个助理修士，此时痛极难忍。见问，便跪求请罪。把这事原委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圣依纳爵正在院中，也闻知了些，便问人是什么事。有人告诉他道，管厨房修士，自烧了手。定成残废，以后不能任事了。圣人细询情由，得知此事真正缘故。大动怜惜之心，便为他祈求天主，一夜不停。明日早起，修士之手已经全愈，如前一样。这是天主鉴他怕地狱，怕犯罪之心，赏赐这个圣迹。可知人记忆地狱之火，以致深深痛悔己罪，誓死不敢再犯，这是最中天主圣意的。

圣女德肋撒，曾见地狱里，有他的位置。因此常常记忆在心，世上无论何苦，都甘心忍受，毫不推辞。你看他的小传，第三十二章，便知道明白了。他道一日我正在祈祷，一忽儿不知怎么样的，我的灵魂肉身，移在地狱里去了。心里明知天主圣意，是要告诉我知道。若不改过自新，将来难免在那里吃苦。同时所觉痛苦，是说不出，话不来的。我的灵魂和肉身所觉火烧的痛苦，是当不起的。从前所受之苦，一比现在所受的，真有天悬地隔的分别。所最苦的，明知此苦永远不停，也没有减轻之望。肉身所受酷

刑，一比那灵魂之苦，利害更加万倍。因为肉身受火焰焚烧，千刀万剐之时，灵魂有忧伤怨怒失望之苦。可怜呀，在这万苦之所，没有半点儿想望，一些儿安慰。鼻子所闻的，都是臭污恶毒之气。因此常常喉塞口塞，转不过气来。地狱中不但没有日月之光，连萤火之光都没有，全是黑暗无比。所最可奇的，虽然如此黑暗，凡狱中一切奇形怪状，可怕很的，都见的璧明。总而言之，凡我在世听人讲的地狱之苦，或者书上写着，我多次念过的。把来一比我现在所觉地狱真苦，真是连影子也不是哩。如同挪一人的小照，比了个活人一样。世上所见的火，比了地狱之火，如同把纸上画的火，比了真火一般。我见了地狱之后，到如今已有十年了。今儿我写这个书的时候，还觉可怕无比。吓的不但心惊肉跳，连血也冰，脉也停，弄的冰冷如同僵尸一般。所以我在当难受苦之时，一记起这事，便勇往直前，不拘何苦，都便易忍受了。从前在亚美利加洲，有一个耶稣教妇人改过，十分希奇，传的全洲都知道。便是北美洲一位有名大将军的夫人。这位将军，名字叫做喀圣克郎士，在一千八百六十年交战时，大著威名。这事的底细，是一位波斯顿的主教，名字叫费忒士巴忒里克，他在布鲁塞尔地方，圣弥额尔公学里讲的。其时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西历十一月。话说这位大将军，起初也信耶稣教。幸而一日偶然听见人讲罗玛教的宗旨，讲得很明白，很简括。他禀性直爽，气量洪大，不会私执一见。见是真教，便诚心进罗玛教。从此大显信德，分外热心。不但谨守教规，自顾自己灵魂，还去劝化别的耶稣教人，引他们一同得着这个

神恩。为时不多，便劝化了二十员兵官进教。他不但口里传扬真教，自身当先立表。且还著书立说，阐扬圣教宗旨，专为分传营中的。无如他的夫人，执意不肯改教。虽被他再三劝解，说的舌敝唇焦，终是徒然，后来又变了多少法儿，费了多少心思，摧逼夫人改教。无如夫人固执，决意不从。一日夫人偶然得病，一病便重。将军服侍病人，日夜不离左右，盼望病人回心。后来见事不洽，看看病人将必固执至死，难救灵魂，心中着实忧伤。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然想起求圣母。便唤四个佣人到跟前。都是爱尔兰人，都是罗玛教信友。将军含泪含悲的向他们道，你们晓得我的夫人是耶稣教。现在行将临终，倘他不肯改教，死下去必落地狱。我想念到此，心如刀割，怕的全身打战。我意决不肯放他自陷，定要救他。现在事急了，我们都去苦求圣母，强圣母的慈心，垂救我妻。说毕，便从袋中摸出一串玫瑰念珠来，双膝下跪。四人也下跪，同念玫瑰经一串。念毕，将军便起身转到房中，看夫人病势如何。他见妻子人事不省。像麻木的一般。等了一会儿，便醒了转来，开口道，快请一位真教司铎来。咗将军初闻此言，见人尚未醒，视为病中呓语，再问所欲究竟何如。夫人回道，我要一位真教司铎。咗将军道，我妻，真教司铎你向来不要的，今要他做什么，莫非说差了人么。夫人道，呀，我今变了心了。因为天主使我见了地狱，倘我不改，不肯进教，现在地狱里有我的位置，等着我哩。快请他来罢。夫人因此得了进真教之恩，后来病也好了。到如今极热心，极有信德。自此以后，度生真如一个真教信友。以上所说，

实是波斯頓主教所讲。凡他所讲一切，都是啞将军亲口自述的，不是别人代言代讲的。